剡源集

附札記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剡源集

附札記

（四）

戴表元撰

剡源集卷第十四

序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時甘泉近臣乘纏而致詞瀛洲仙客揚鑣而先途友朋星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修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縕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飢凍抗則曰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嚴永夜聲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爲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孚高臥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雁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鞚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沈湎醉極而亂習熟之久蓋有初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途方開紛華嗜欲可以

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沈湎斗石而亂也哉。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爲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源戴表元序。

送貢仲章序

天之生材猶地之產物。隨其風氣土性。雖窮厓僻谷海遠野陋之處。無不有焉。然而非常之珍、希有之玩。口不能自言。足不能自運。往往埋藏伏匿。積千百年而不得一日之遇。而磬丹絺漆貝毛筦括蕈常瑣細之蓄。在於國容庭實。不盡得之亦不足以備物。而況於秀人奇士。懷不可虛之藝。而遂不可失之時者乎。大江之南。民齒多者。以約計之。郡不下三十萬男子。幸而爲儒者居千之一。而幸能以名字自通於上。以取榮祿顯仕者。居萬之一。其選可謂至艱。而得之可謂勞矣。於萬一之中。鈍墮慚憊自棄者。又所不算。貢君仲章。以儒隱宣城南漪湖上。余嘗遇之。觀其居家厚、待鄉順、怡親、悌長、隆師、敬客。而餘暇攻問學。治文詞。種種不麗於流俗。然亦竊怪其天資疏通爽邁。可以用世。而若未有所營者。既而有司次第其庠序歲月之勞。以名聞於中都。而將授之以郡博士之秩。前所謂甚艱且勞之選。既可以安坐而得。一日囊糧杖騎。縢觚篋筆。翩翩然告余以遠役。曰。奎生三十有一年矣。平居讀古傳記。見材名氣燄士。必快慕之。今縱不得如洛賈生、蜀司馬長卿、吳陸士衡、卽取印綬節傳爲左右侍從言論之臣。尚當賦兩都、三大禮、獻太平十二策。遇則拱摩青霄。不遇則歸耕白雲。安能浮沈淈忍。爲常流凡儕而已乎。余聞其言而壯之。蓋夜

光明月千將鏌鋣之氣將辭塵沙脫垢壤以發祥於時騰驤閃爍勢不可止如余之徒則鈍惰慚憾自棄往願爲砮丹絺鐵貝毛箘括而亦不可得也人之賢不肖相去若是遠哉嚴裝在途酒酣氣傾書以爲之別

送曹士宏序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祕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逢衆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衒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慚面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人英爽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略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迂廢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遊從日以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焉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爲多余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恢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裁多風聲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常數數爲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爲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駸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宏士宏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不獨知士宏又因知士宏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謂不獲

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戲誠美哉己亥三月士宏揖選省戶下倦遊將西須一言以處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宏而盛意不可虛辱獨敍平生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宏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宏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吳州判還番陽詩序

至大改元之秋七月州判吳侯熙載秩滿將還番陽州之士大夫相與祖送於西津之門既而私相與言曰侯之來奉化三年民安其淸吏懾其明而吾徒敬其文雖侯之才其概於吾州如大庭之治小俎幾不足勞者而出其緒餘不可測之智不可干之威不可窮之辨不可欺之政已足以聳動其僚而爲惠於吾人亦已厚矣故當抗旌結轍指揮詰斥風迅雨疾諸葛公之部伍位置取諸其胸中而措之也及乎藏鋒斂穎韜潛謹飭冰淳矢直邴曼容之浮沈小官潔身寡過而求自免也迨至端毫振櫝周遭整刷春旋樞撥陶士行之勤勞筋體願有所儲以待用而不敢惰也嗚呼吳侯持盈而來奉初而還權雖薄俯仰無所怍祿雖嗇身名無所辱視同時前後得志不得志蒙瑕裹玷有幸全者有能若侯之浩然去就之間乎於是代者未至浙東都刺史按州六邑汰窳勸甄侯行能委以讞核符移叢湊侯意亦以願有所激厲而官期滿矣乃相率作爲詩歌以發其未盡之志以樂侯之行而慰州人之思也昔者桐鄉遺愛踰於家祀襄陽耆舊兼載名宦今而後吾州父兄子弟見山川草木誦侯之篇章經池臺館舍想侯之爲人自不能以忘侯抑侯之去吾州其能以遂無情耶其年八月朔日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之人有視其世爲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隕蝕。生人以來。爲衣冠。爲血肉。爲君臣。爲鬼域。興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泰。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爲理。處其近者難爲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知。白首下邑。仕達其時。不矯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爲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特久。悵悵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知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子兄弟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條贏縢。約敝篋。戒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者。噫嗚唏噓。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時常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剡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傭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爲歸。亦值其窮者。宦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志以光晚景。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遡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

余爲之序。

送老甘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恝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倚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宮。即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蒼雅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遂密。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淑得之。而徜徉山林。鄙棄科目。其動心忍性之目。亦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常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評中立非氣昏志阻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戶俟著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虛有祿位。而期頤婆娑黃金輿馬。淹淹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不遠甚哉。

送宋吾省序

始余讀史。既見蘇季子出遊時。洛陽人舉嗤之。以爲捨本業而事游說。非其士俗。韓淮陰無鄉曲之譽。不

得推擇爲吏。遂去竄於俠徒。歎曰。此猶先王之遺澤也。當其時。使有權力氣誼者一人焉。能時其緩急。而馴養其才技以爲良能。則二子必不至但如今日之所驚異。然二子非更困苦險厄。何由肯自激發。將終身俯仰民伍而已。以此知往古士大夫所爲多才而寡過者。非賦性之異。亦有以成就之也。信之爲州。以余所知。名賢比比而有。渡江而來。中原故老無不抱恨長息於此。故其俗敦儒而喜義。慕名高而重客。施鈐山、宋吾省、自予之息肩、無十日不相往來。蓋家世爲儒久矣。嘗以其文藝受知於名僚貴將。強之出。因浮沈斗食佐史間。不出鄉而養親結友之事麤足。是既能清純自重。而秩滿當調後無以自拔。此非有權力氣誼者之責而誰乎。吾聞吾省天資肅爽。居財殊不吝澀。其與於人已多。人不當爲吾省惜。屬有行役。爲略書所聞於古近之故贈之。且以爲吾黨勸焉。

贈曹子貞編修序

天地之氣。發於山川風土。其雄深渾厚平原鉅野洪河喬岳之類。往往皆在西北。而枝條餘委。散之爲清纖峭麗奇偉瑰秀。若康廬九華桂林天姥瀟湘彭蠡若耶采石之勝。皆在東南。豈惟山川風土爲然。世之君子。詮量人之才性氣質。亦或以相擬。是故有適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傾儒強志力學之士。則不係於是。故太史公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稍長大。卽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以廣其記覽。吳公子季札雖早習文學。而不憚北游齊晉魯衞諸國。日與賢士大夫講論。以求去其陋固。蓋不以生而受焉爲足。而他復有以成之耶。余之狷愚。生於窮海之濱。長於憂患。而漸老於貧賤。其足跡之所經。遠不踰荆。近不

跨越其耳目所悉不過尋常轂轂之內無異通解其平生從遊則又材高者既不吾屑卑下者吾亦不屑之是眞自棄而無望於斯世矣獨時時俯仰方册見六合外事及間接古名賢人晤語如搔癢沃熱聊復少自快意而已庚子之夏有中都官敝鸝黧傔過余錢塘逆旅揖之氣温而貌嚴叩其談引古今繩墨灑灑然數千百言不止質其居居東平諗其官太史氏之屬請其姓氏曹君子貞也余驚喜願交之久而讀其文屬辭莊屈之潔析理孟荀之達而比事左班之覈也噫嘻若子貞者非余之所當朝親夕習以求成其才性氣質之不足者乎抑余之願交子貞知子貞之於余亦有不能忘情者焉而爲子貞難爲余易也何也余之猶愚長於憂患而老於貧賤者也陂渠之水瀦之以自濡雖亢旱猶可後涸注而決諸遠則不如天雨之澤微服處廬巷人皆異之徙而居高指目多矣愚之猶愚瀦陂渠處閭巷之類也若子貞之道方當行遠其勢不登高不止而安得不謂之勞於余哉雖然子貞之勞猶能成余余非能成子貞者子貞家有賢父兄而所居東平今爲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子貞往而試以余言諗焉無必豐於名必豐於其所可名無必充於其欲必充於其所可欲徐行而敏視多藏而善出是其學也倘庶幾乎異於今人之所謂學矣子貞曰唯唯因以爲序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爲材之意而世之闢茸晦昧者託而逃焉於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陷而入水火

今曰。我之耳不願爲聰。我之目不願爲明。其不爲廢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蟻。明不至於燭淵魚。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爲不美而不爲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劒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劒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驟。割之鈍。而寧得士馬木劒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縉紳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爲江南名卿。緣桑梓故。每與余評覈古近人物。以爲士之生世。誠不可無材。蓋當其時方以閥閱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即拔援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之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沈談笑。羣衆中不失繩墨。則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崛起寒遠。實用所長。取知於人。寸量尺敍。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二十年。家單嗣絕。四壁不立。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澌共盡。而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遇宣城校官宇彥實於杭。問之先大夫行藏本末。無不習。問之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至於雄篇雅章。機春轂奔。奇聞異解。蹊通部屬。一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爲家庭之所成者然耶。以斯人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令即用材又可得無耶。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聿也。如無材。然彥實之斂與馬惟謹。毋使人畏其鈍曰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因宣城見王敬叔兄弟。尤取材也。亦以質之。是歲五月既望。

送龔子敬序

大江之南。士連吳荊。當春秋時。能以言詞問學通名中原者。謂之奇人。漢晉以來。弓旌之聘。軒輊之傳。無

日不至山亭野郭間。由是功名馳驟之路繁而隱逸稀矣。夫豈惟人物懸絕如是。凡壤地所生名材異寶。犀魚孔翠鮫紈火浣之幣空行人語之畜。形容不經見於前世者。無不爭先自獻以充明堂之職貢。豈造物者固使之然而勢不容不然耶。近日之江南又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科舉。科舉不足論。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晉諸所以取之。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且羣詆族誹之。惟丹陽龔子敬過予。與之商略此事。犁然有當予之心者。蓋子敬之學淹通而縝實。據古而少尤今。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爲名公卿賢師帥。童丱之年。珩璜耳習。龜組目饜。及今春秋鼎盛。乃方從于大夫車馬後。欲觀上國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見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產。儒者浮沈里巷。居常自諉不見用。故每事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別異於餘子。言游之絃歌也。而慕之者復爲魯恭卓茂。屈平之詞賦也。而慕之者復爲子雲相如。以風土評量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爲江南吾黨一出。亦使四方諸人有所慕學於家庭、談於庠校者、非空言矣。余雖不能。尚攘臂企趾爲子敬助喜云。

贈相士歐陽生序

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識長沙歐陽生於鄞侯劉朝奉席中。歐陽生善相人。人之欲問歐陽生者。爭慕先得之。越驅而招。排闥而迎。幸且至。則修衣冠。振顏容。候其一言。以爲窮達。當是時。歐陽生之裝未解。而他候其門者已若干人矣。既而亦從劉侯來謁予。予驚而問焉。歐陽生曰。不然。吾技人也。吾之技以達許人。而心之所不賢多於術之所取者。不可勝道也。以窮許人。而心之所賢多於術之所黜者。亦不可勝道也。

用此、雖屢試人人不以爲夸而術常不敗。余深異之。以爲生非技人也。其言近於有道之言也。自是相闊十五年。余以憂患困絕。傭書於鄞。而生適復來。當是時。鄞之人舊識生者皆無存。存者往往病廢先業。求昔之所依以爲光華如劉侯之徒。安可得哉。人皆爲生悲。而生夷然不傷於懷。不惟言談趣尙若有得。乃其旅力趣鏘矍鑠比於劉侯之席。輕健似復過之。嗟夫。歐陽生眞非技人乎哉。眞吾所謂近於有道者乎哉。吾聞古之善道術者。若巫咸之於卜。扁鵲之於醫。皆能相人。得其道而不善用者爲京房郭璞。生其毋數數於行乎。生之來杭。有學士張鄧二君。皆因之以書。余未有以復也。生歸杭。先以是似之。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歷躔度去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徼名逐利者甚衆。大抵重簾複肆。業愈售。則愈貴重不可褻。有歐陽可山柄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墉。設案席。夜卽籌燈露談市中。余間往聽之。術與衆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尅制化之說。士大夫旣相駭惑。而衆星翁其共排斥之。以爲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能強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遊戲猶記亦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況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下例以五行生尅制化爲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合於算。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驚歎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摩某禍後當如彼。某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屨舄所經。裹囊握笏以候之。叩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

父於余爲同產兄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爲覆車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窶廢阻卒能使人竟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爲乃獨不然因爲遂書所見勵生且以自勵云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

余兒時聞江南山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有鄉丈人趙君蹲字立道年三十以閥閱辭翰志節當得美仕一日棄其家佯狂出門而逃家人莫知所之也徧國中物色不能得一老嫗云是子他日數言三茅試依其言求之使人至三茅夜半見一燈熒林薄間穴窗窺之果趙君卽不敢驚問明日益以數輩破產挾持登車趙君不果逃然歸家無一日不戀念三茅怨其家奪其志曰必殺我竟以此怏怏得疾余嘗疑之趙君非佯狂迷惑者其意殆與韓退之登華山不返事相類耳人仕宦妻子豈無足樂必其山陵丘壑煙霞水石之適什伯千萬相遠於此然後輕性命而求之古之達人奇士一牽於世故欲有所建立則不暇得而偶念之者又耳目隔遠知之不深或知之雖深而制於累窘於力與不暇知等耳故如趙君之捐身行志世人往往驚駭以爲怪事必若神仙隱逸方外之流無仕宦妻子世故於心然後有暇而深知之余未三十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三茅之鄉望其山而不得入竊有愧焉癸巳之歲於是年五十衰憊退惰無復四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鄉城問之自三茅來欣欣然令人有駕青牛騎黃鵠之想而公度方以名字通籍金闕平生學力諸貴人頗有知之者則三茅雖佳將亦非公度所得有嗟乎異哉夫三茅

之於世。有非蓬萊崑崙方壺圓嶠如道家所言之恍惚難至也。而求之不能得。得之者不能有。是豈不係於人哉。公度勉之。歸掃其故居。余遲十年之力。俟諸兒勝門戶。當杖藜芒屨訪君於東岡西澗之間。尚未晚也。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天地清明純厚之氣鍾而爲聖賢於世。使之自養而養人者皆具。是亦可謂幸矣。而世不可以數數遇也。於是乎磔裂四出。散而爲異人奇士。沈埋隱伏於山林巖穴之間。大之或有時而名世。而小之亦能爲高以矯俗。吾觀古之崆峒鬼谷之徒。蹤跡巉峭。言行誕譎。往往皆是。而李唐以來數百年中。雖以賀知章姜公輔鄭遨之高才絕識。動輒離家棄俗。俛首去爲黃冠師。大丈夫至於不得行其所欲。而縱橫恣睢無以自制。何往而不可寄其身哉。永嘉異時爲公卿淵府。一閩之聚。十朱九紫。郭君以南於其中。以明經嶄強自負。朝遊嚴徐之庭。夕造金張之邸。無不獲者。年運而老。憯然不免有霜露憂。則投章甫裂逢掖。遂一往爲老子役。若終身焉。既又憧憧然有嘯蘇門、棲崧高、遊涿鹿之想。人皆疑之。余獨奇之。以南者。蓋余所云縱橫恣睢無以自制焉者也。資之自養既不足。求之養人亦不能有餘焉者也。雖然。以南、儒者也。儒者之道。行如龍。藏如龜。夫龜惟不食於人。故能全其生。龍出而噓百川。雨八荒。其去也人不得而知之。以南去而簡其資之以爲食者。愼其見求於人者。其行也、其藏也。雖微老子。其誰曰不宜。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人惟負超曠逖遠之志者。必有事乎遊。然而入焉不無累於身。出焉不能無以累於人。則雖善遊者、吾猶病焉。斯二累咸去矣。徒遊而不得其所爲遊。則雖胝行喝走。役役於道途之間。祇自弊耳。鄞爲東南斗絕之處。壤地相接。而山之最名者曰天台。曰雁蕩。生東南、不得一至焉以爲闕。故凡懷章之吏。彈鋏之客。莫不顧睨軒舉。指爲先登。他日羣而賀之。得至者十無二三焉。是非有遐疆絕壤之隔也。亦非有其志皆不足以爲也。以吏遊者以吏累身。以客遊者以客累於人。故非惟不能深知之。或知之而不暇踐也。惟夫浮屠氏之徒。意往而輒至。樂極而如忘。彼其捐父母棄親戚。視吾世如附贅懸疣。而不之省也。糧糗不待頒而給。役使不待具而供。將何行不可遂。而況二山之犬牙吾邦乎。是故非吾徒之所能然也。雖然爲彼之遊則易。然爲彼之遊而卒無得。猶無遊也。慶上人告余。行將略天台。而窺於雁蕩也。問其故。曰。吾志於是久矣。日吾有母養。不得出。今則鄉之戶部陳公適爲其州焉。夫慶上人之遊。賢於他浮屠矣。陳公又天下之端直傳毅君子也。子行矣。必有以教子矣。斯遊其庶幾有得乎。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人之情莫適乎得其所欲。耳目之適於遊。心體之適於居。尤人之甚欲者也。然至於權足爲力足行。而有得有不得焉。而後可以言命。昔者。嘗怪齊景公以賢諸侯。欲一觀轉附朝儛。而其臣有流連荒亡之諷。謝康樂韓吏部以名士大夫。一欲臨山出海。一欲離家棲華山。而諸人驚惶駭愕。防之如觸禁犯毒。乃若山林避世枯寂之徒。輕裝徒步。欲行而行。欲留而留。略造意、卽得縱恣於所如。人情之疏通滯礙果各異其

逢哉東南之山卓然以名跡著聞於人人所慕遊者不過二三十里道之相錯遠近不過數千由浙人言之雲門最有名最近彼其左台右剡前沃洲後天姥遊者宜不可緩他日諗其人百不能一二至有覺恩上人字以仁自四明脫髮即往居之爲上人喜上人曰吾何爲拘拘於此肩一笻緣石橋循雁蕩出金華洞過天目拂靈巖虎丘浮金焦仰鐘阜沿瀝皖投匡廬二林久之略大小孤挹九華窮其勢遂將摩洞庭跨巫峽歷峨眉望昆崙然後返豫章經衡岳從觀於蒼梧之野無難也已亥秋忽相逢西湖南屏山下曰吾遊倦矣吾思之使吾有以自適雖居雲門可以遺吾老無所適雖日遊萬驛未見多賢於吾雲門者徒勞苦耳吾行天下有詩累百首平生交友滿江海今亦不掛念顧歸而見雲門花草樹石皆吾飲食臭味見雲門風林湍瀨皆吾聲音器玩見雲門煙霞天露皆吾囊橐儲峙見雲門禽蟲魚鼈皆吾過從還往外此吾何求乎而復何恨於乎噫乎窮人世之適有甚於上人之行留無滯礙者乎上人之得於天也厚過於人也亦云遠矣若余之區區固非有封疆之責軒紱之累所居去雲門東無十舍鳥道一宿可至秋高山中熱時上人爲我取葛翁泉釀酒列酌數行蕩濯五臟昏垢遂與上人尋大令之故蹤歌徹公之遺篇陶陶乎囂囂乎喜而遊憊而休不亦可乎上人胡盧而歎余亦醵縷而書以爲之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巖氓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卿夸侈靡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

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爲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爲樂。庚子之春。有越僧儀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貌甚慈。辭甚文。氣甚肅。曰。吾將北遊。余聞而異之。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遊。無所願於彼。蓋吾居越。吾於世泊然。草衣木食而已矣。長能遊。遊南天竺。視南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刹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焦然。爲之五年。而山麓然。然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徙餘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餘姚山中耳。顧爲瀑布則有事瀑布。有當北遊者。吾以爲如瀑布遊。且吾聞薊丘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焉。因得一寄目以攄吾懷。則亦幸甚。而吾何知所誘。而君復何所見而異乎。於是余爲之懽悅自失。不獨悔余言之淺。且益信夫世外自有所謂曠達知道之士。而眞不在深藏固閉以爲高也。於其行。書之以爲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朱開伯承孫在吾鄉爲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己巳之歲。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往問識朱開伯乎。則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其先出。宜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愧赧羞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漢時。名邑者爲吏而有德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年。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微公新仲遂爲鄞人。紫微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內。聞公之風。猶師慕之。況其辱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肯。及其樹。及其屋烏。況其子孫乎。表元既感於同業之言。求交開伯甚狹。時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

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末可攷不誣獨以父兄樸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於爭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表元得一官則失仕開伯亦抱會稽之牒而居悶悶焉窮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天台山中援之歸鄞久之益困謀居浙河之西又不可則遷而歸烏石又謀還剡以開伯之舊也往別之及門見開伯方儼然負其齊衰絰失聲而哭其母卻立俟其氣定問之開伯咽而言狀既而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爲吾來者問能斂乎曰幸斂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葬問有以殯乎曰吾哭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爲子之喪者乎曰吾鮮兄弟也而孰爲之喪問有賻乎曰吾羈旅之人也而孰爲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曰若是固朋友之職也爲之留行而圖之爲之經紀爲之告於人而人不知戚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苟以其力致之者無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者無不集也天下之人苟以其己動之者無不應也今夫端居而簡重守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嚴其親之終力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之先之居於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禮義之邦有周於德而恤人之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車蓋過子之門者其先人皆紫微公故所等夷者也且子惟不願知於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者而求焉而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子於不孝也禮義之責有所歸矣開伯曰吾心悴悴然安能爲之辭於是退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開伯者以爲之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物之能爲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羣鳥從之以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有異鳥而其羣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異之也．故其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以能爲宗．庚午歲．揚子江漁人網江得大龜．長一尋．櫝之以進．蓄水聚小魚千百．櫝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聽令不敢言．兒童強徙魚置遠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禹貢．荆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考之．良近．然注家說．大龜纔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遇於漁人之櫝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孔孟荀韓之於儒．其當爲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遊者．去來之、大略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去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翹然欲見異以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己道．推而同諸人耳．而奈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原流俗楊朱墨翟釋老之同．烏鳶蛇蚓之同也．羣然而飛．羣然而遊．又羣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實者爲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爲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爲吾道吾類懼焉．鉛山王亦詵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太學第一．清修博學．高文章．亦銑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諗之．何如．大德乙亥歲十月望日．前進士劉源戴表元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古之用人者．權尊而法疎．權尊則易取人．法疎則人得以盡其材．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

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薛宣有欲吏朱雲之嗟。而桓溫亦以能容孟嘉爲善。然初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說先裁之以中人以下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以至江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不陋。而人情往往不難於爲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趦趄畏赧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史句稽剖析之類。而師儒之職。有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係乎其人之自爲之歟。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志。有志節者或恥爲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閩越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其鬻升府俾宰士捧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爲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衢之江山焉。江山固衢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爲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唯。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合天下之官。自宰相第而下之。至官於縣而卑止矣。合一縣之官。自其長第而下之。曰宰。曰丞。曰主簿。曰尉。曰巡徼。而卑止矣。然尉與巡徼雖居主簿下。而其職專權行勢伸。若不與縣相混。主簿雖尊於尉與巡

徼而職不專權不行勢不伸勞多而責先處下而辱近故有志節者或憚爲之昔者余與友人鄭炎南仲相遇於吳楚之間每酒酣談論此事南仲於時慷慨喜功名不免有干祿意則爲數數歎息不置南仲本閩中佳士年甫冠屢用其長技角於有司屢爲數萬人舉首又進爲國子生文譽益震至是諸公頗有知而薦之者竟用其力得湖學教授南仲喜曰吾不能忘祿而爲此然幸而得免於前者之歎及既爲湖學南仲不惟能自軒奮不失己而已及大僚貴客東南行者皆輟車屏從先願納交於其門於是人之慕南仲者若蜕塵而仙簿書箠楚之吏欲爲南仲而不得者若坐重淵而仰青天南仲益自喜爲之數年於法不得不調再謁於天官而有昌化之拜嗟乎南仲今日復欲翱翔嘯詠洋洋然以儒者自命如前日湖學得乎於是人皆復爲南仲歎而南仲亦不能釋然以問於余余曰南仲無歎也南仲前後所居官異而南仲之所自爲一也前日之大僚貴客願交於南仲者亦非必以其官也今之所見勞多而辱近有尉與巡徼之不如者其官之卑而非南仲之所自爲也南仲行矣毋以誘遷毋以脅阻余聞昌化山水之窟風淳而士美士大夫非樂靜慕奇者不至將有憐子之才而援子於窮遠者如湖學之知子者矣南仲平生同志者遂各爲歌詩以壯南仲而謂余與南仲最舊也屬以爲序

送謝仲潛序

始余以文學掾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辭每出經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執簡數百人有謝仲潛常在鼎甲中余愛其材而未嘗不期其成也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

錢塘市舍授徒於是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辯縱橫輒畏縮如不勝況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禮貌舊老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于庠校間待以賓客不用官府法爲之喜甚己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者滿以謁來見余余延坐問之蓋仲潛也曰自契闊來一日不廢學然益更事諳變故窶漂暑煩較前爲諸生時意氣亦不復有其俛仰升斗之祿直欲少避齋夫亭長訶辱耳故邂逅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嗟乎仲潛乎始余愛仲潛尚不過相期文墨儿案間事由今想之科舉子略有器業者之所能辦不見二十五年乃能涵養成就至此充仲潛之志所欲爲與儒者之職所當爲世上何有紀極而紛紛乎孰非與吾同類者居是世也同是人也而儒冠儒服者吾師友類也吾優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名德可以臨接我者吾父兄類也吾周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年輩推讓於我者吾子弟類也吾柔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且不可皆與父兄子弟也而不幸飢渴寒暑之情若待我而獲者吾比鄰里巷知識類也吾憂之居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教也行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政也嗟乎仲潛乎儒者區區之一身而何以當衆人紛紛之求乎古法四十而祿五十而爵年愈高仕愈貴者人之望之愈詳顧余之賤且衰已非世所齒及幸嘗愛仲潛而期之而仲潛亦幸不負余之知也故於其去吳江而將受民社之寄且將進備乎郎大夫論議之選也而望之以詳焉仲潛愈思充其類而盡其職也乎哉是歲大德三年季秋朔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剡源集卷第十五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大德壬寅歲余在錢塘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士謙於中書行署惔惔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余老而加窮薦授之一官將行別士謙則方圓其齋衰絰在苫塊之中越再旬介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今將奉柩歸以明年癸卯歲秋某月某日合窆於安陽柴庫村先府君之兆惟先府君之死與葬處蓋不忍言幸哀而併銘之按府君諱泰字通父胡氏夫人王氏俱彰德安陽人胡氏世長者至府君父諱仙當金時選充行軍副統壽九十而終生四子府君於次在三資特粹厚幼好學遂通贍經史居家庭鄉閭以孝謹聞嘗典掌本郡財賦有貸府君私錢踰期不償者一不問比其死攜券對几焚之至元十一年以差藉從軍南伐道遇士卒急難常挺身救護全活者甚衆謂人曰此輩皆此方良家子弟設不幸不以正命死將何面目見父母妻子乎十二年守鎮黃州充管軍總管府知事十四年夏五月司空山等寨賊發劫黃州吏民驚散府君獨誓死不去仍以義倡其衆力戰拒守少頃賊來益多遇害夫人父諱聚清愼無餘貲夫人當笄爲擇良對得府君壻于家府君死黃州時長子方十六處益也次子處敬方十三夫人當盛

年。以貞節刻苦自勵。日夜力鍼紉機杼。取其贏供師資費。二孤賴教督。皆成人。處益今以行署秩滿、授從仕郎、淮東淮西道宣慰使司都事。處敬、浙東勸農司書吏。意天之念之幸而及於官祿。得以婆娑壽考。酬其前勤。而夫人苦風溼疾。以去年辛丑歲十一月三十日死矣。嗚呼。茲豈可不爲嗟痛惋慕。而慷慨引義節如胡氏者。儕之古烈丈夫烈婦、疇不謂宜哉。府君年四十四。夫人年六十四。孫男二人。曰怡曰默。孫女三人。銘曰。

婦義於後。夫忠於前。嗚呼。此安陽胡氏一門二烈之阡。尙百年千年。無震無騫。

曾君墓誌銘

江西之曾。以氏雄者三。南豐、其甲也。有居金谿之眉東山。曰曾君叔、翔父。其先由南豐徙。余遠不及識。而讀其狀。識君所從遊師友。若周義山、吳允文之屬。皆東南知名士。卽君之器業、淵源、風采、固可以次論焉。君諱一鶚。字叔翔。父少亢爽。有奇骨。曾祖琳。祖次點。父東山居士洪。世以問學相授。居山旣盛。夜勗君于家。稍長。遣出使縱交。聲漸氣摩。靡不通究。時方崇進士舉。顧於此不得志。雖豪傑無以自振。儕輩十五六通顯矣。君浮沈其間。不倦不惓。然性明決。常高持風裁。見鄉人過誤。多面折少容貸。及有不能可否事質成於君。是是非非。應口剖析。聞者犂然而服也。母胡氏卒。居士年浸高。君承薦寢膳。冬夏溫凊。晨昏起居。無違禮。居士壽考令終。而季父病。奉季父湯藥。如居士時事。兄順。家事諮而後行。撫諸弟友愛。有善獎之。少不謹。警之。患難則扶持之。延良師。淑二息、族子弟有佳質。亦糾收之。治家嚴內外。而好客恢疎。樂易。留

運詩酒頹然竟日人莫測其雅量鄰有急難赴之恐後至賙窮賑乏尤不靳丙子之潰所在無寧居或相譸張爲閙君以靜鎮囂衣冠細弱依而全活者不可勝數他日居士葬送車縞素傾村空郭出壘壘百餘里不啻皆前日受恩客也其閒居不言而教成無權而惠行往往類古義烈士去家五里所得萬石塘林壑盤蔚有鶴巢龜峯之目君築室其下扁以龜鶴隨隱義山諸公嘗爲賦詩甚奇並溪種梅亦號梅溪翁琴書壺奕將婆娑以延老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遂卒卒之日遠近士大夫知君者舉痛惜之嗟乎使翔父君當諸公無恙時亦策一名不過循例如是而止今諸公所成就幾何叩其顛末有不忍言而君生有及於物死無愧於己詩書滿門哀榮稱情非天道有以伸之而然乎君前卒以歲除夕得疾越一月少間家人以爲喜忽索筆疏遺言戒子以不可忘清苦虧友讓意及勿以錙黃亂喪禮凡累十言又三日而瞑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先君三年卒子男二起東起南女二長適承務郎慶元路治中張與紹次適倪清孫男五鏗鉞鎮錡鏞女六長適倪詩次適陳聖廣次許適吳相孫餘尚幼諸孤以故葬緩大德六年十一月某日始克窆于里之流光亭陳夫人祔銘曰

鶴以羸存龜不利走葬予與偕臧兮今復奚云昭之熄潛之獲既堅既謐維茲幽宅

吳君墓誌銘

君諱榮字景榮吳氏饒德興建節人建節之吳唐末逃黃巢兵由歙徙美樓居號樓下吳家環樓下數里間至今祠所謂吳尚書其遠祖也曾祖俊章祖次祐父應辰贈承務郎承務公性沖靜生二子長安行以

詞賦中甲戌進士科。調信州貴溪尉。次卽君。少警敏。甚母劉夫人尤愛。遂早授勞事以逸親。而縱其兄使專意文學。家本儒儉。自君爲之。墾殖日增。綱紀日飭。奉養日具。迨於晚年。遂成高門。簪裳軒騶。熙恬往來。詩書豆觴。談笑辨集。悠悠然。令人忘死生之慽。興廢之戚。才乎哉。樓下居皆毀。改築柏水。柏水者。承務公本生家徐氏丘隴所在也。於是君年高。經營滋疲。諸人質成徼施者四面而至。然平居最急義。伯姊難嫁傾其私裝。女甥無依。鞠如己息。他恤孤撫弱事。聞無不爲。嘗自書一編。述大意示子孫。曰棟宇不必華。庇風雨足矣。田園不必多。了伏臘足矣。賓客不可疎。在擇交。聲名不可貪。在立己。施予不可吝。在隨力。此其施爲蘊蓄之可窺者也。年七十六。以大德壬寅秋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寢。卒之日。人哀惜之。娶康山許氏。子男三。長大本。次端本。早世。次建中。爲承務公本生家後。女一。適同邑蘇濤孫男三。長德馨。次德昌。次德宏。女三。長適同邑張詔。餘尚幼。初貴溪尉仕成而倦遊。問以郡檄起領鄉校。講道授業無虛日。君又恢仁山之塾。豐禮幣。美庖膳。以招延名師。江鄉稱世家多賓游。文雅好禮者。必推仁山居士子弟居其間欣然漸於學問。大本既精孔氏尚書。復授德馨周易。曰。吾不能以詭舉廢業也。惟嘗誦道書。一夕。夢神問南斗經中何脫二語耶。明日以質諸所親。取刊本校之。良是。丙子歲。危病。恍惚見脩廊廣廈。有羽衣人拾刀圭藥授使服之。覺而牙頰間猶隱然丹砂氣。疾亦隨愈。嗚呼。世議之隘。士大夫天資高邁者。人人思飛騰高舉。脫塵羈機械以爲樂。將自不可測邪。癸卯冬十月某日。大本將葬君於樂平州公墓塢。前事奉天台主簿程君之狀來丐銘。銘曰。

劬其功。美其宗。天不惡其豐。深其居。敦其初。人不疾其疎。惟茲新岡。孝友之藏。後百千祀。其固其康。

楊氏考妣墓誌銘

信弋陽楊君應桂既葬其父府君。永年鄉蒲塢。尋喪母夫人張氏。又葬密石。及是。陰陽家肯不以爲吉。乃追用治命。改卜於二塋之間。得吉。將合窆焉。書來屬表元銘之。始表元年未三十。客於金陵。君掾當塗。有能名。纔長一歲耳。間以部使者檄同考試。補太學弟子員。一見結兄弟交。於時兩家各奉重親。安輿就祿養。意氣相顧。驩甚闊絕三十年。再來見君鄉州。問前事。如夢寐。憂患病懨懆悴。亦具成老翁。于是又相弔以悲。銘何可得辭。按狀。信弋陽之楊由建徙。派出祥符。內翰文公府君諱鎔。字子成。曾祖和。祖崧。將仕郎。考春。迪功郎。妣葉氏。府君幼警秀不羣。比壯。信鄉先生王伯羽。學問行藝。出諸生徒右。迨二子能受書。卽擇知名士爲師。而日以一編程所業。既而應桂遂中乙科。人爲府君喜。府君曰。吾期吾兒不止是也。饒信爲江東士大夫窟藪。景定咸淳中。湯尚書以耆俊。謝禮部以忠鯁。徐正言以隱逸。風采聳然臨一時。應桂東濡西染。出聞珩璜之音。入瞻槃杅之戒。不言而成良士。至當塗傲僚宿師肯驚怖詫服。以爲少年安得乃爾。不知其有所受之也。襄師潰。當國者懸高爵誘士。士來如麻。府君曰。是尚可爲乎。應桂僅以文林資。調括蒼元僚。以歸聚宗戚。保衛赭亭山鄉民依而全活甚衆。久之。藍山塾闕長。儒望歸應桂。不得已許赴之。遇是不敢以請。府君天資高邁。事不可忤而無含怒。蓄怨。馭家有法。睦族有愛。待賓有禮。睦鄰有義。謝禮部之譏富川。交遊畏禍不敢造其戶。府君獨持牘遠餽至匯澤。語之曰。此陸敬輿忠州註本草時也。願

自愛禮部歸先寓書道謝語甚切至晚歲以家政付二子時時飲酒而不至醉以適性吟詩而不傷訐以適意蓋樂天知命忠厚篤實君子也母夫人之狀曰張氏諱妙靜祖維兩充鄉貢進士舉父孝友世爲弋陽儒家夫人歸府君相尚勤儉葉夫人性嚴少假借禮部銘其墓所謂治家中禮者也夫人承迎左右無違順而正慈而節常舉外家所聞見督二子以虛心好問自諸老處歸問得一善言爲之喜見顏色府君沒家遷於鉛山之何田以氣疾竟死何田府君年六十六生嘉定癸未七月十二日也沒至元戊子三月二十六日夫人年七十二生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日沒至元庚寅十一月十八日今葬以大德癸卯某月某日子男二長應桂次應得子女二長適前進士趙嗣惠次適進士游味道孫男三公審志學宏孫公審早世孫女二長適進士黃進德次幼曾孫男一愛孫銘曰

既有爲之華孰得而嬴其家既有爲之終孰得而涼其躬惟安惟穆歸茲新卜斲堅書良永閟陰石

游縣丞墓誌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隋唐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似所爲譜建亂徙信今爲信上饒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不仕妣張氏君幼爽敏讀書一目輒成誦十二三作詩賦驚人尋喪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教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之室困庖廩空而時節設施展敍曲合禮度嘗領鄉貢進士舉泊上禮部試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滔滔先登獨坎軻不售辛未歲遂用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迪功郎轉循職郎

調贛州興國主學會文丞相帥贛一見奇君檄主贛縣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決一點胥一譖儒君承牒詣墓所徵訊得實傅以經律具櫝上府決之閒者相戒毋犯主簿教贛苦淮鹽遠不能致帥委君度嶺運南鹽至則爲鄉人徐經略留攝新會丞司其征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奔播人無寧懷君佐新會廉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羨不歸私裝商榷苛比減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爲登臨佳處休暇則與寄公僑士觀風訪政其間廣破鄉民爭迎致臧免君如慈父君亦以老辭不復出矣並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爲新會民而終焉初君之由贛入廣也屬長子應梅居守而次子斯道從迨棄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巡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女子嫁新會者與壻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間關數千里跋涉物色問歷得君殯於新會瀧水里之坳頭村於是發土撤茨奉餘骨歸葬上饒某山之原以巡檢衣冠祔兆域焉人嘗疑科舉士無實材予奪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起衡茅用文墨得一邑佐吏不爲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意表上饒人能言布衣時淳祐間徐侯爲禮行經界景定初黃侯蛻招義勇皆君畫策建議臨大事慷慨有馬周張齊賢之風晚歲流離倉卒身羈家散竟以客死禍福果何如耶將事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盡知其情耶聞義而行知難而退孤老窮蹙僅免兵革天又遺之賢息使遊魂寓魄歸妥塋廟然則君之於此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南榮稱君者有梅谷之目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至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月日配趙氏繼王氏子男二應梅兩請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壻將仕郎濟南幸衢次故迪功郎新會尉□□平可翁孫男二長肖龍次肖

鴞爲巡檢後曾孫女一銘曰
生爲勞儒死羈客星風瘴霾魂馬薄不如鄉丘安可樂嗣續展省延遺澤綿百千祀鎮茲宅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徽婺源人項以國氏後葉子孫散處荆揚間揚之項徽爲盛所居婺源有山曰嶷崛峭拔奇秀聚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鄉先生利用始以文學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而其甥月湖許公錫用所受學去爲名卿淳熙中安世父子復發聞於荆而族相望隱然爲東南華門君曾祖章仕尚書省屬於月湖爲妹壻祖維寅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以詩鳴父一夔累試補太學不幸早世幹辦公亦相繼遷謝雀鼠之訟驚于家庭君纔七齡二弟襁褓母戴氏夫人跋涉挈攜以求直于郡縣于臺于部猶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誦魯論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忽蹶然有感曰吾喪吾父喪吾祖又幾喪吾家非天乎割壤以和毋敗吾温凊誦絃事戴夫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帥二弟承師稟學日記千餘言援筆爲文俊氣奕煜不肯休未幾母夫人以疾不視家政君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時徽婺源與饒樂平德興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君遇龍許君月卿沈君貴瑤李君睦齊君興龍夢龍之倫皆負場屋重價皆喜從君游每進士三舍榜出金鈴綵幟霆轟電馳華軒蒼蓋鳥集蟻附項氏塾必在指擬中於是君兄文鷹既登甲戌高第而弟若子迺邏以次充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延師招友聚書講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流而來玉林之西有別林池臺潔脩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釣鮮以供觴詠

於其間。一時規模風致使人娓娓如欲繪畫。君少歷艱險。長經離析。精於人情世故。華皓康裕、似造物者憐其愿而娛之。然性不吝滯。見義即爲。遇急張弛。尊幼貴賤、事無巨細。得其一言而解仇釋憾多矣。戊戌之歲。以七袠稱慶。膝下斑斕綵舞者幾三十人。羣從姻游可十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倦。最後夜半執酌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墜先業。田園雖薄。足了汝輩耕織。即死、亦不爲不壽。萬萬無恨。因出手抄處置家事條目示子孫。且顧次子之祥之爲徐氏後者曰。明年今日能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天不我與耳。明年及期。復爲壽無恙。不越月。疾動。諸子拜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醫藥何爲。囑治喪勿用浮屠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月某日也。君生於己丑十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張氏。檢校公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山許氏。生福翁。吳氏。生采孫。爲宗人斗南後。女一。壻番陽教諭徐侶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臨、德善、性善、友善、文孫、擬孫。蘭孫爲之祥後。孫女二。君嘗自卜地於里之五葩塢。以故葬緩。及是將用甲辰十月某日奉窆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謁銘。銘曰。

逐也而強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酬。歸藏茲丘。嗚呼永世。無震無譴。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勤業、不虛爲浮藻而已。王荊文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肊對策、依題爲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晷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

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未晡不點膏已篇滿成文復紓餘思拓別紙縱筆滔滔成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堯龍聯翩居前行再作者亦冠二榜時饒士以尚書爲額踰萬計充貢者纔十五人君方妙年逞高才能捷取奇中如是世所稱賈誼陸士衡何足多慕既而其從子之祥以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禹諱子鄧字志禹徐氏饒德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慈棄國民爲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乏顯人唐季有成避亂黃頓予盤游學于饒因家焉是爲君七世祖曾祖允武祖次陳迪功郎循州長樂尉父公著迪功郎致仕闢東軒數十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翁君少聰穎其學尚書以鄉先輩舒君成大余君木爲師宗人節甫爲友閭塾櫛比書燈熒熒君雄其間鄉舉之歲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平掇既不售益自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好客聞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繼其志禮鑒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最厚自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清之流以姻以舊朝熏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念疎落而故相集賢馬公退休于家時時相過訪道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實翛然非復少年場屋時徐志禹矣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齋曰化龍至是增葺改名雨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可以脩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其慎所習勿爲虛誕蹇淺者所咻庶幾有益於世聞其言者知君非科舉士且悟雨軒之云將有所潤澤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姻相雖不顯融充裕而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于世未爲不遇生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六

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子男五大中積中女中允中高中女一適同邑張涇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塘源葬緩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

雖衡且角雲族而不澤吾藏吾斲以還于冥漠是之謂眞宅

游鄉貢墓誌銘

余至信州之明年於是上饒游叔大既踰嶺返其先人新會府君之殯且葬而屬之銘余既哀而銘之越二年叔大卒其子又亟俾銘焉嗚呼余之不腆其審能信然於游氏父子之間乎按游氏之譜遠自漢魏隋唐以來不乏顯者五代避建亂徙信大觀中八世祖以子應八行科登朝積官至中大夫詳已具新會府君志江南之族貴進士其法每州率四百人拔其一謂之鄉貢信多詞賦以詞賦充貢爲尤難新會府君起清門挾俊能同業既讓爲先登叔大甫弱冠隨羣授牒輒復得之旗鈴踵門冠蓋屬途州閭以爲榮然叔大資嚴重不切切於卑近之獲早卽從徐巖爲陸氏之學者游於時湯文昌黃台州皆以顯官領祠象山寒鑽暑研頗見條貫遂歸築室於翁山之陽自號翁山翁癸酉歲以舉首再貢于鄉將試禮部遭所生父喪不行而舉罷矣初科目士厭詞賦雕篆無益故試之明日加試論一道又明日加對策三道以觀其眞才試者殊不能並焉叔大自爲童時舉筆已崢嶸驚人迨於成立諸大家不惜禮幣聘致以爲賓師楷則雅善教誘欲學卽授以捷法聽受者無留難晚涉憂患家事日落饘粥因賴以羸給嘗有推穀爲婺源校官者辭不赴惟爲郡博士一出當其計會兵燹後殿廡舍次藉之一新新會府君之入南也叔大居

守而弟斯道從隔絕十七年不得達乃刳心鉥形忘飢渴瘴潦數千里而求之則皆已死發哭踊擗如喪得二葬於瀧水坳頭村負骨以歸士大夫聞其事者舉爲詩文以感歎嗟傷之叔大於人恫瘝讜直多忤少合而人矜其情不爲怨宗姻交友遇有所疑必來詢謀燕游談會經酣史薰琴怡弈暢恢恢然通儒達士也喜爲詩以邢居實之名名其集曰呻吟叔大諱應梅字叔大曾祖諱曰新祖諱敏父新會丞諱子賢先娶余氏繼周氏子男二長肖龍有儁質先一年卒次膺爲弟崖山巡檢後子女二適余烈周某皆業儒孫男一隆弟孫女一生辛丑四月十五日卒大德乙巳二月十八日年六十四臨絕不囑家事諸孤奉其教居喪不用俚俗禮十一月某日葬謝郭銘曰

生無悔於身死無愧於親吁嗟乎斯人斯人

剡源集卷第十六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大德丙午歲之季冬。余將發上饒。有儒生吳自徽婺源不遠數百里來請銘。問其葬。大母孺人江氏也。讀其狀。增浮梁文學掾操君茂之爲也。余以禮辭不可。則據所受狀爲之辭。孺人諱秀字靜貞。江氏。世居徽婺源之虎溪。其先有諱雲者。仕至銀青光祿大夫。五世而至參議公振。於孺人爲曾祖。參議生三友。舉進士。於孺人爲祖。進士生一龍。於孺人爲父。虎溪之上二十里。有山曰沖峯。嶪峉峭厲。盤繞而爲村。下有大族。吳居之。江、吳世爲婚姻家。初、孺人之大母汪氏送女于吳。識帥厲公之子克珍字賢翁於稚年。語其內子齊曰。是兒碩貌寡言。重遲不戲異日必受成福。吾孫女一。甚愛擇於他族多矣。必嫁是兒。媒者曰。然。卜者曰。祥。而孺人亦歸于吳。孺人性沈毅。聞義即從。其始至。親饋之次。姑誨之曰。吾家閨闥以柔順爲法。柔故能持剛。順故能處逆。爾謹識之。自是於吳氏之門。承親相夫。接族馭隸。一準其軌。以至白首。嗣主家政。吳之上下內外。無不悅喜。惟訓飭子婦則嚴。不可犯。歲時節朔。有進新衣者。曰。吾適體足矣。文繡非所愛也。有獻美味者。曰。多殺而傷慈。亟食以易疾。不若蔬食之安也。晚歲。貲算益豐。不以爲意。遇窮乏必思施

貸里中多阻溪漲創杠梁以濟涉者尤重儒業文士詣門朝夕爲親視饌膳有加禮坐聞諸孫諷書聲喜津津出眉間或躬攜棗栗以示勸賞每歎曰吾吳氏積善者累葉矣天不違人必有以詩書顯其在茲乎辛丑九月十八日以疾竟卒年七十五子男二應楊應櫰女二孫男五瑤瑋環璨斑孫女四曾孫男一頤女一葬緩有故丙午十月某日始窆里之善原銘曰

蘭幽而薰玉韞而氛吁嗟賢柔作則吳門後有君子尚攷斯文

單君範墓誌銘

吾剡源有爲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範君範初與余俱以詞賦行州里間有徵名既一再不得志於貢舉卽去而他遊庚午秋予在錢塘叨太學薦送兩浙漕運使者亦以君範名聞明年春予成進士君範竟守母喪居廬迨甲戌歲始來就南省別試所乃見黜免於是遂歸隱剡源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家無贏餘口不道營殖面不帶憂慍飲水茹蔬客至開門清言款接忘倦蓋眞以德義自給者而予解棄官守攜持老稚晚方徙依君範同鄉而居每見之未嘗不內愧也君範卒且葬其孤函裹父所著書及事狀來徵銘按單氏之籍自婺遷明奉化凡三枝居湖山枝稱會稽理曹掾德旗居下郝枝稱鄉貢進士淵而晦溪枝稱君範曾祖光喆祖大年父欽字崇道世醇儒君範知讀書崇道公輟衣食用以供其師妣聶氏尤賢明游學資費取之簪珥無吝惜其書已脫蠹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

秋正經、題爲春秋傳說集略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爲增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雜著五七言詩、擬古樂府、題爲晦溪處士餘力稿者、又若干卷。嗟夫。君範惟無利祿得喪於心。故能善其道。全其身。若令得一下士之秩。碌碌驅馳塵土中。終復何所成就。令居產能致千金裝。孰與清素傳子孫之爲安。然君範性謙曠。非若他人能商略利害爲避就。往往大山長谷、故家遺俗、風聲氣澤、陶寫停積而致然乎。生己亥十一月十九日。卒大德九年乙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娶鄞縣西山吳氏。子男二。涵、池。孫女二。素心、如心。以十一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嵊縣忠節鄉葛竹山之原。兆穴、手自銓製。蓋於地理家亦臻其奧矣。銘曰。

大山嶙嶙。長流沄沄。是爲晦溪明經處士之墳。百世之下。寧無智者。勿踦其石。勿翦其櫝。

趙君理墓誌銘

君諱與葺。字君理。趙氏。明奉化人。趙之先皆汴出。逃靖康亂。始南來。而君爲燕懿王德昭十世孫。曾祖伯璹。宋通奉大夫。妣王氏。碩人。祖師簡。朝奉大夫。知澧州。兄弟凡五人。俱擢進士科。貴顯。里人號其居、五桂堂。妣陳氏。宜人。父希耘。從事郎。嵊縣丞。妣史氏。孺人。君生而貧。長而兵。其持家贍親。以犂鉏筆硯。余識君當十三四時。清羸秀削。不類貴家子。得錢。卽置書。研獵奇異。廣蓄精取。每見。必有扣詰審閱。幽宏奧妙。若有鬼神授之者。一日訪其講廬。不遇。遇諸郊途。問何適。曰。聞二十里外社廟有古碑。往尋之。果然。得以證某誤也。因喜不自禁。嘗示一文。戲以少史漢氣。明日復示。笑云。較漢史氣何如。其苦心慧悟非尋常才子

所及。而善生殖。世葛在州東白水村。買山及陸地。開田堰水。課僮丁。某所種禾菽。某所種棗栗。高卑位置具合繩度。然平時卷帙不離手。初未嘗見其喜爲農圃事也。三十復一出遊吳。時僚才士舉慕與之遊。以病歸。竟死白水村。不娶無嗣。以其兄之幼子袞紘主喪。遂葬世墓旁。而弟與聲來乞銘。嗚呼。余實村居。厚君而忍銘君乎。而忍不銘君乎。君所爲雜詩文。散落僅存者若干卷。於氏族有姓源。於州里有鄞城志。於字書有汗策。於諡法有諡譜。於古今有聖賢羣輔錄。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大德丁酉七月十三日。年三十四。銘曰。

生之奇。曷不益其羸。成之疾。曷不舒其逸。郭門之東。有桂叢叢。有篤隆隆。聯城異宮。祖孫是從。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明奉化之陳有自閩來者。開族於海陰。海陰後名忠義鄉。而陳以文章科目、遂爲鄉大家。余弱冠、客錢塘、姑蘇。卽及從之遊。一門羣從。東甌西檄。左觿右遂。軒軒然而趨。翛翛然而休也。功父君在昆弟間。獨詼諧脫略。若不屑意時好者。余甚異之。功父君諱晟。伯字功父。一字止善。曾祖諱聰。謀故不仕。祖諱師稷。善詞賦。嘗試進士舉不售。去試武舉。絕倫。又不售。輒歸而問道於鄉先生楊文元、舒文靖、沈端憲之門。里閭推尊爲儀範。壽八十三。以子貴。爲宣義郎。致仕。贈朝散郎。父諱育孫。韜潛篤厚。繡衣公卽其伯氏。一出仕。亟爲當途所知用。塵馳節奔。不暇私顧。因盡任其留事。闢廣廈幾千堵。贍同堂數百指。娛適朝散公無虧容。每曰。仕者養志。居者養體。其爲孝一也。斥餘貲。倡義於族黨。至今。歲時序拜樽俎。猶守其遺意。晚歲。以恩

補迪功郎致仕功父君幼習孫吳書有祖風疎財好義用父道歲丙寅以有階註銓調隆興軍使轉承信郎辟殿前都統司幹辦公事右司梅公應發一見奇待□□舉任使制詞有借逕發硎之奬至甲戌多事急材超轉武節郎將有授任而府罷矣築一區於所居山之左榜之曰東墅耕舍日求異人元客與之講駐形鍊氣之說亦以其術拯人疾患時驗雖重費不計惜既而慕龍虎山清妙徒步往謁尋受其山中師號以歸晨蔬夕脯午飲三行不至醉曰吾飯用清獻酒用康節法也迪功舊刊解氏義居圖教戒子姪君繼其爲求施者紛然性篤孝母病不解衣扶掖者數月父病有加焉既歿躬負土合葬事畢益厭塵濁有長往不返意以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十日竟卒生乙亥九月三十日年六十七夫人趙氏諱與康燕邸諸孫先卒二十六年子男五紹憲、紹恕、紹俞、紹弇紹俞爲仲弟後女一適汪恢春孫男二宜、宜於是君所自卜壽藏在耕舍西巳山之原紹憲等將用某年某月某日葬其兆併附趙夫人而介世好來請銘銘曰

曰獨而獨曰羣而羣不離其人曰左而左曰右而右不失其我林木之蒼然風谷之琅然縹縹翩翩歸來乎茲阡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誌銘

嗚呼我伯妣袁氏三人夫人之譜由奉化城西管山居鄞城南世遠不能詳其始所僅可知者外曾大父諱珏外大父諱伯顯皆不仕夫人歸我伯考拙道居士府君時家方貧政出祖妣鄭夫人持綜嚴急居士府君惟豁達好飲酒寸絲勺米心籌手量然後經用猶時時闕絕又多生育初得女曰鳳娘嫁同里連山

王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孫。次表元。沂以後鮎埼謝氏姑。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慈甚。見人窮窶。忘己之乏。必予之乃已。常被遣出治南山下龍潭村別業。村中媼嫗聞夫人來。懽忻服役。至有所須。不言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然累日重。竟悒悒以病。歸卒于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時新遭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喪在堂。小喪在戶。仲父負重衰。力貧。以其歲權殯夫人張山下陳園旁。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劍源榆林家。始極貧。何暇議遷葬事。又七年居士府君卒。葬榆林中枝山。可以合祔。而有所礙不得遷。又十七年仕信州。又五年自信州歸。於是表元年已六十三。扶櫝往謁陳園之殯。不得。封樹蕩析。耕犁侵之。麥芃芃然。幾無以容拜展。爲之心震神悸。竊自痛念先大父勤勞多艱。生無以奉一日之養。死又不得中壽。所遺諸孤同氣。時零丁夭折。無至五十者。獨表元移承旁宗。偶幸未死。荒塋車寄。沈綿五紀。以吾世能念之。尚不免棄捐荊杞如是。有如屬疏事遠。何所不至。且吾年向老。早暮不可知。而貧勢未止。不得尚以力薄爲解。居之東北有山曰紹地。近始愛而蓄之。亦既卜吉。規以爲壽藏。於專葬無所礙。乃以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三日啓殯。陳園奉遷而西。二十九日。改窆紹地中壠。壬穴丙向。趨迎稠重環衛。秀密望居士府君中枝之麓。冠襟而屏机也。古者子不敢銘其親。懼以愛溢稱。表元銘伯妣夫人。以舒幽懷。以期永久。銘曰。

生爲勞母。而不及承一日之養。死爲慈婦。而不得與同穴之藏。日吉辰良。作茲新岡。凡我劍源子孫。其謹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章居實法師在錢塘西太乙時。余以授徒餘閒常相周旋。見其黃冠羽衣。而耽章逢之趣。深賢之。別去數年。當大德乙巳。其徒走狀來江東。言居實以去年十月十日解化於西太乙宮矣。某月某日。將窆洞霄山中。敢請銘。余知師銘何辭。按狀師諱氏。字居實。章氏。台黃巖人。章之世多達者。至師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德不仕。幼敏悟。總角入鄉校。有奇名。歲戊辰。侍父來杭。居紛華之場。而讀書一室。端凝如愚人。己巳春。竹宮緡經。往遊觀焉。儀止脩雅。應對開爽。衆目爲屬。時大滌諸老咸在。遂攜以入山。一山郎公專意育教。十八歲。爲道士。命禮四世孫李某爲師。至元戊寅。擢西湖崇眞觀上座。兼書記。辛巳。充元學脩饌。西太乙宮焚脩。丙戌。轉台州路道錄。以一山公委寄之重。不赴。庚寅。進元學提舉。住持龍德通仙宮元眞。丙申。提點佑聖觀事。固辭之。繼爲凝神齋高士。兼住持元洞觀。大德改元。提點元妙觀。戊戌。充西太乙宮提點知宮。復辭。明年正月。洊被是命。辭不獲。始就職。十一月。授杭州路道錄。辛丑。陞提點知宮。力丐仍本職。壬寅。拜璽書護持師。內飭風裁。外接光塵。所居而理。所施而悅。初、西太乙之失其廬也。道侶栖栖然僑寄湖側。偪隘單寒。有不堪之色。一山公與其嗣逸峰楊公相繼極力補綴。漸見端緒。師承其後。必欲改爲。以成先志。相攸其宜。凡杭之中外遠近。靡不涉歷。乃得一區於楊氏之廢圃。面勢而原麓。稱卜吉而龜筮叶。要成而書契備。於是發撙節所餘之緒。裒材役工。心計身督。忘寢食而爲之。未期年。庫舍、齋堂、丈室即成。而師

以勞勩致疾。然猶不自悔。隆寒盛暑。踹跚木叢几架間。曰。命之脩短天也。西宮吾家世。事不可不竟。性通豁。與人交無城府。在元妙元妙之人惜其去。在杭錄麗詞者自以爲不寃。將迎之需應貸如己責。簡文移省勾追。代期未滿而退。人高其勇。故事餞行有彩帳。師以沽譽無益。卻不受。事一山公三十年。驅馳艱險無倦容。丁亥入覲。宣勤尤至。一山公仙遊。與逸峰之喪。營奉如禮。在通仙建層閣。閣公帑。翼侯廡。宏外門。在元洞。則巨構一切鼎新之。錢塘使客中都官往來如麻。師未嘗褻與之覿。初若不可干。久而彌敬。酬應稍空。騷儒韻士絃弈觴詠。瀟瀟然清事起矣。世人言仙不可學。以爲去人道遠。故求之茫茫。以余觀之。古之名能爲仙者。其人必皆孝弟清明忠厚。然後得之。去人道殆甚近。觀師之爲人子孫。爲人師長。爲人交友。一一無憾。使爲仙者不絕於世。非師輩其誰宜。師將化。命左右掖以坐。知舊問疾有灑泣者。張目視之。曰。死生如寒暑晝夜。何戚爲。復就枕。遂化。嘗名修眞之居。曰耕隱。人稱耕隱翁。號明素眞沖妙法師。生於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及是年五十一。爲之嗣者吳貴德胡仁方水丘浩然等也。銘曰。

以道爲樊。以氣爲馭。其形甚勞。而心甚豫。天目之陽。雲庭霧臺。師乎庶幾。冥冥去來。

康濟甫墓誌銘

番陽康濟甫卒。既葬。附于新興鄉查句源祖塋之旁。及是將別卜窆。而其孫吉州教授彥博。奉族前鄉貢進士南龍之狀來請銘。曰。吾康氏之世出衞侯封。有邯鄲太守誼。集衞侯以來至宋初幾百世者。爲京兆譜。陶穀學士爲序。其徙汴可稱者。曰澄唐大理少卿。曰保裔宋彰信節度。見吉州太守觀所集爲開封譜。

濟甫之生在浙。亦由京兆徙。有曰翼晉左將軍吳興司馬。十世至義誠唐太子舍人密州司馬。密州之□子子元以通易、老、莊侍讀。後乃徙宗正卿。事具密州墓志及唐書儒學傳。子元之曾孫克遭巢寇亂。避地黃墩。因僑居浮梁之曲溪。卒遂葬曲溪。其子新家祁門武溪。四世有守榮析居板石。板石距武溪十里許。又四世至澹軒府君景傑。登紹興丁丑乙科。調忠南教。受桂陽令。年未七十。以奉議郎致仕。始居番陽。是於濟甫爲高祖。曾祖勝千。祖必和。父震之。俱不仕。濟甫諱榮。字濟甫。資性靜愼。敬事重親。無家庭之過。撫弟妹有恩。浹宗姻有禮。交鄰曲有道。從祖茶陵主簿必厚、禮部進士夢薦、以鄉先生教學。嘗往受業。詞藻記覽爲同輩推許。然試場屋。輒不利。濟甫一無沮容。浮沈觴詠。陶寫圖史。充然若它有所獲者。生平足不履官府。中更徭役。義冠博帶。與塵土相持。終其身。家敝。猶招師好客。不少廢。有司採能名。檄授徽州紫陽正。不赴。郡校延爲耆儒。吉月必聿勉一至焉。所居南榮。樹橘成林。里人稱之爲橘林先生。生乙未三月二日。大德癸卯。嬰風脾疾。明年三月一日遂卒。年七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祔查句。又二年丁未某月某日。窆某鄉某塢。娶李氏。子男二。朝瑞、朝賢。女一。適進士胡安榮。孫男五。彥博、彥才、護孫、月孫、圖孫。女孫三。曾孫男四。洙、泗、沂、泰。余不及識濟甫。而嘉鄉貢之文、教授之請。知其世之多賢。而教行于子孫也。乃爲之銘。曰。

維橘不遷。鬱而成林。後有聞康叔之風。而訊其牒者。雖去之百世。其獨無心噫嘻乎斯今。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君諱夢登字仲實李氏越餘姚人餘姚之李自遠祖唐相國紳帥越遷其籍至君曾祖潤迪功郎祖章承務郎皆跗鄂相承父碩以太學詞賦高選中壬戌進士鼎科仕至從政郎台州教授早卒母黃氏安吉州歸安令申女也從政初壻黃卽授館其宗歸安見從政有成甚喜既不幸而君與伯氏午發髫齔能斬斬刻厲孤露中已愛期之以爲李氏之不亡庶其在此當是時東南士大夫席聲望憑膏澤以官學相薰李黃又餘姚高門語少俊者必齒二孤然常小試捷大試卒不偶年遷歲移而舉罷不及售矣至元丙子鄉校燬帥鄉人新之於是提學趙公孟至聞其才檄充徽州月泉山長不赴郡別駕温公廷玉行縣訪遺佚得君薦于浙東部使者部使者核覆得實移有司上名中書行署授明學正明於餘姚爲鄰州明之儒先如內翰深寧王公猶無恙聞君之來動色相慶內翰卽從政仕台時員外司馬也君虛心事賢直躬贊長肅客合羣有蔽通之有忤調之有危掖之儀門書閣禮殿論堂齋廡諸役有煩任之錢穀會計有籍公之寮案憤訟如潰河而岸校賴君不廢郡遂以學事委君主攝既而秩滿扁舟賦歸蒔花樹木爲休閒之計所居之室曰雲心並西一軒曰帶經客至淪茶清言衎盃浩歌類古之樂天知命者大德丁未孟春有命授瀏陽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正寢生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四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子男二長文龍早世次德麟女五長許適孫氏餘尚幼孫男三昌孫昇孫昱孫女三余之生長君十月爲同甲嘗入太學於君家世爲同舍比來明同游相好覩公謹重縝暢疎財急義未嘗無思齊之想君平生以門戶丘壟爲重既幸脫民板襲儒蔭戒子孫勿輕舉動慈水之招提曰金仙與祖塋相望捐田租三十

解以奉香火。族故稀少。歲時會集。必盡歡洽。有不給者。亦贍周之。嗚呼賢哉。德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請銘。銘曰。

嬰幼耆皓。塵勞清素。幸完而歸。以面禰祖。英英新丘。龜從筮良。勿震驚之。視此銘章。

樓府君墓誌銘

士之閒居。有能以家世積累自重。而不縈於榮名勢祿者。吾聞諸鄉井。得一人焉。曰樓君與夫。君諱師默。與夫字也。樓之籍在明奉化忠義鄉。自十一世祖銀青光祿大夫茂郊始。奉化之壤本爲鄞。鄞沒。改名奉化。而鄞別爲縣。銀青從自吳。當唐季。佐吳越王爲鎮海節度。往來駐屯二縣間。誥詞有公忠奉職信義修身之褒。晚歲愛奉化鄞陽鄉山水。卜築而居之。鄉人感其惠。死、廟食於鄞之橫溪。至今而鄉名遂易爲忠義。蓋取誥詞云。曾祖先哲。祖紀。父奎。皆不及仕。君世業儒。天性恭儉慈孝。尤樂於施予。里中有鬬訟者。正色語以枉直。往往愧止。治生無鉤距。餘暇歌酒自娛。賓朋故舊過門。從容燕款。人人得其歡心。齒髮衰暮。翛然如欲脫去世俗機械。遇山林物外雲霧霄屐之客。意相投而色相喻也。一日命家人曰。吾死期至矣。汝曹勉之。時大德甲辰五月三日明日。遂不起。生以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壽六十八。娶董氏。先二十三年卒。繼室陸氏。子男二。復翁、全翁。女二。於是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鄞豐樂鵝東之原。而來乞銘。銘曰。

孰有能分宗累百祀而不替其家之人也。意行而不躓。道隱而無華。悠悠乎其又何嗟。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婺源考水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歎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爲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江南李氏。金陵圍急。逃來寄姓爲胡。因籍焉。其子昌義遂以明經中科。九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左二寶者也。弟侃亦著書。有棣華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徙考水。居婺源郭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爲鄉校正。諱允濟。於公爲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譔史纂者。易簡居士諱師夔。於公爲父。一門十餘葉。紺素相傳。故徽之他胡雖多。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玩六爻。循環習之。無窮。白首以爲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臺楮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名成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聞罷。乃徑歸閉門養志。以自樂。然慕從之遊者。遐邇如歸。餐華茹實。人人去爲良儒。嘗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尤以不逮養爲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泗不能已。塋壠親躬拜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公誠可爲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餘十稔。顧吾本懷。常在考水。念之不能一飯忘。吾死。汝輩必葬我考水高倉。至是臨訣。復屬諸子。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幸力學積善毋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七日

裴公高倉。太守涿鹿翟侯大書孝善先生胡公之墓。婺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四。念祖、進祖、光祖、德祖。女四。於是炳文以前進士程君龍、江君靄、胡君次焱之狀與議來丐銘。銘曰。

燕其獨轟其伏。既安既穆。是爲孝善之卜。

張允甫墓誌銘

往時江南以太學養士。至累千人。業六經若詞賦者。雖不特置博士。而常往來通涖之。然詞賦獨多。其數。常不與六經等。於獨多之中。業之而精者。自閩浙江湘嶺蜀諸生。甲乙可一二數。開慶己未歲。混試補弟子員。吳門張允甫與焉。又明年春。自外舍試中優等。升內舍。爲太學詞賦第一。於是聲譽陡起。允甫又謙粹修重。凡同業無不慕與之游。而先生長者尤相敬厚。自是十年。再試中國子監舉。又試中平等。奏名。遂自內舍升行上舍事。爲諸生長。貳領袠。旦夕解褐賜官。而太學廢。允甫恬然無得喪意。談笑浮沈里巷。又二十年而終。始余於允甫同業中年輩差晚。每堂廡間望見儀觀整整。私心歎想自失。既先竊一科去。癸酉秋。破檄考校兩浙進士。同寮陳文林方叔爲余言允甫賢行甚詳。尤恨前時不得數數相從也。及余晚自金陵歸鄞。文林亦自合淝趨杭。竟託孥允甫家。允甫優廩廩之。文林病死。允甫醫藥殯窆如私喪。文林蓋疇昔太學閩士。所與同業尤相敬厚之一也。余愈益慕允甫有氣誼。眞能不負生死緩急如此。欲終與之游。而其子觀以狀來謁銘。允甫以至元癸巳冬十二月四日死矣。嗟乎傷哉。按其狀。允甫初名公顯。避諱改士元。曾祖彥琦。朝奉郎。祖仲父。孝德迪功郎。世爲平江常熟橫涇望族。允甫之季年。始徙居杭。死遂

葬杭南高峯下麥嶺橫逕之居初纔中產。迪功君單傳承家。性坦疎無鉤距。訾業不營而裕。允甫遵用其道。加豁達。好施與。平居一衣不輕服。一膳不過滫。至移於師友饋謝、閭里賑貸、學校營繕、驩如也。事親孝。內舍奏名時。迪功君見之喜曰。吾教子無憾矣。尋執喪。服闋。卽不汲汲進取。以母陳氏年耄。謁假歸養。既乃艱關跋涉。扶侍風雪中。得股膝筋寒疾。天陰晦輒發動良苦。他日杭居有火警。盡棄積貯。急掖母行止與俱。如初無苦者。人以爲至誠之助。無幾何。疾復作。竟劇劇且絕。獨力嚥訣母。囑治斂必以儒服。年五十有九。葬以甲午某月某日子男一。觀也銘曰。

不爲之鬻。亦莫砥吾玉。不爲之趨。亦莫跌吾車。其豐吾存也。吾發其餘。其潔吾歸也。吾復其初。噫嘻吁乎。後百年千年。尙勿震吾幽貞之居。

李思宣墓誌銘

君諱洙。字思宣。李氏。饒浮梁人。浮梁李世爲江南明經高科聞家。贈朝奉大夫諱詡者、君曾大父也。太中大夫、刺諭制四蜀、改刺潭安、撫湖南、以寶謨閣學士致仕、特進、謚忠靖、諱遇龍者、君大父也。奉議郎、刺信、嘗入知大宗正丞。今以老屛居于家。名害初者、君父也。宗正公初娶某氏。後娶朱氏。封孺人。敷文閣學士天官卿諱貔孫之女、而君妣也。君生之四年。以特進遺表恩授將仕郎。又五年。以覃恩循資擬轉修職郎。又九年。始冠。又三年。授室新安康氏。又二年。生次男樂父。又四年。當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署板授饒學正。又四年。考滿。詣吏部。格當注州教授。垂仕矣。明年。死燕逆旅中。大德己亥秋七月五日也。年止

三十五前死、託其友貴溪張君時舉必歸我骨浮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身俟命不貳而歸於張先生存順沒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有條貫既自寬釋冀病少愈亦可慰吾親使知非如他人輕生徒死者以捐其憂嗚呼傷哉始君自垂髫而目厭朱紫耳熟珩瑀稍長連昏婚兩家所與賓游談論皆天下大人長者豈屑躁意名祿憫親年高欲代門戶事勢不得自逸故盤薄遠出然不意竟至於此殆眞有所謂命邪死之明年春二月君之喪至白燕城衣冠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爲出涕又二年壬寅冬某月某日葬浮梁某山下存亭在焉銘曰

生不蠱其躬死不沒其名去兮霆駕歸而飇奔斯人也殆庶乎存存

剡源集卷第十七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東昌莘宋氏有爲信州推官者。嗛蹙而謂其僚剡源戴表元曰。吾宗之先、鄆人也。鄆今爲東平府。吾宗之居、東平陽穀十八都獅子堂。其西北、曰石佛堂者。葬域在焉。金之季年。兵燬漂搖。士大夫家莫能知有譜牒世次。而宋氏之可聞者斷自吾祖嘗爲軍千戶。千戶府君娶東昌莘姬氏。生吾父府君。後娶莘孫氏。因居莘爲莘人。初千戶府君昆弟五人同時死其四。惟號五公者在。五子傳一子。承陽穀之業。千戶府君亦死。葬陽穀。死三月。而吾父始生。姬夫人抱遺孤居陽穀兩年。會難作。徙莘。姬之父母憐吾家單子又不可託。數數欲奪志改適。吾祖母誓死守節者十四年。乃以病死莘。而歸葬陽穀。吾父府君生長莘。性温恭悃慤。無機穽。莘人至今稱其行。生庚辰四月八日。死戊午四月二日。年三十九。死之歲。吾母孫夫人年纔三十六。襲姑之化。卻鉛澤。服素縞。以嚴儉持家。終其身。雖比鄰、無故、少游接。而鄉閭姻族、無時慶弔無闕禮。吾賴教育。徼倖成立。至元十六年。以尚用監史。值進孛寶。隨監長忻都廷見。蒙賜白金爐、合、等器五十兩。吾母見之喜曰。此汝家先世遺慶。汝何以及此。宜自愛。十七年。勞調充征東行中書省掾。尋改充江淮行

中書省掾二十五年調承事郎鎮江金壇尹滿再調徽祁門尹吾母皆及就祿養凡涖官行事朝夜警督備至馭下慈臧獲有過譴逐必痛責子婦使復還中外毋敢犯教年七十四死祁門生癸未七月三日死大德丙申十一月十七日臨訣呼諸子前曰我起艱窶至今日死不恨惟爾祖墓在陽穀爾父遺體寄葬莘城北恐散遠不得展省以爲念汝等豈能酬吾言乎言訖而瞑祁門歸吾不孝不獲亟遵吾母言姑藁殯吾母揚州以俟後歸今信府秩且復滿年加髦衰如有不可待及於大故將何以見吾母地下既卜吉於莘城西三里新張保將用大德某歲某月日陽穀遷祖考千戶府君祖妣姬夫人之窆併奉莘地揚州考妣合葬惟宋氏存亡繼絕實憑二妣婦節母範苟延烝嘗爲衣冠家誠不忍遺負先德按士禮子孫追榮其親得植墓表刻石器子宜爲文辭以慰吾志表元辭不獲命謹實錄底裏鐫載琬刻揭之壟上使人知夫世之爲善無不報而幽閨窮巷孀嫠寡弱服勞秉節於冥冥之中者天必憐其貞苦榮之以賢子孫使之康強壽頤而享食其效於以旌孝思勸厚俗非曰褒飾而已推官父諱衡母孫氏諱妙貞推官名彧弟仲某早世季彬推官之子萬里彬之子萬鈞萬美宦學蓋方興未艾云

徐使君墓表

信上饒徐公卒於員郎二千石既葬其縣之石橋鄉南徐大塘塢者三十七年而墓碑不立承學之士以爲公名蹟在史册行業在鄉閭誠不待是而顯著然愈遠亦恐墜逸無以異觀瞻昭永久乃相與來諗于剡源戴表元頗有以紀之按徐氏世緒遠出偃王居信者尤多顯人公諱子卿字奇仲少穎悟日誦數千

言。族父忠公元杰每曰。是子必亢吾宗。嘉熙丁酉。遂以詞賦魁鄉貢。戊戌。試禮部中進士科。人爲公喜。公曰。時方以此取士。吾不得不爾耳。授迪功郎、隆昌南昌尉。尉治左有南州高士塚。荆蕤沒人。一日。命薙去。築思賢亭以見志。轉運使何君處久傾蓋器重。檄攝郡文學。尋檄分司撫州。小事許專決。州苦和糴斛面、及田宅稅契錢、爲民害。立罷之。再檄瑞陽。如在撫。考滿。未謁選。會趙信父視師江上。欲屈公。而淮西總領所辟監鳳臺酒庫。因赴其聘。而兼贊趙公幕府。當是時。軍興事煩。公年少。入預籌畫。出理鞭算。精采獵獵。諸公間。用趙公薦。特差充兩浙轉運使司準備差遣。榮王府奪民田。公斷歸民田。王怒。語侵使。林使公改斷。公曰。吾職可削。筆不可改也。輦下供億重歲入不足以支。擅節出納。作溝計本末一書示來者。癸丑春。以考舉及格改官。授臨川民喜見顏色。問是吾分司公耶。至則興學。立黄勉齋先生祠。清版曹宿負。毀經界隱籍。邑以大治。有殺人委于隍者。吏執王應亨奴主七人。鍛鍊誣服。公白郡改鞫。殺人者常平司都吏馮汝能也。事聞。轉一官。舊例。試院未揭名。許健者疾足報捷。以邀厚犒。乙卯秋舉。禁卒與馬營爭其利。致閉郡守主兵官不能制。且亂。公單車往諭。咸聽命。廣縣廨創蓮華漏。建相業堂。成皆自爲記。包樞密聞其政。謂人曰。江西五十餘縣。臨川第一。丁巳。除尚書檢閲官書。擬右司文字。初立朝感激。欲言事。輒劄入。乞建儲。不報。戊午。出通判平江。改嘉興。守挾同袍爲執政。傲愎甚。公極力規正。不可。則以監州不職自劾。守爲斂戢。悉卻俸外無名事例。作一杯水亭。暇日、嘯詠其間。愉如也。除太常寺丞。就守嘉興。命下。丁母憂去。家食。不通貴人書。疏婆娑東山下。自號東山翁。文酒耕漁相娛。數年以疾卒。生壬申八月四日。卒甲子八

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三。曾祖功懋。妣王氏。祖思聰。妣陳氏。父質。通直郎。兩浙轉運使司主管文字。妣張氏。贈安人。配華氏。通直郎建寧嘉禾令君女。性端淑儉恪。佐公居官。無紛華意。公盛年思退。贊其決盡義。嘉興歸。相張安人喪。盡禮。公疾。侍藥盡勞。卒。持制盡哀。通直公在堂。華通直亦老。迎致相驩。養盡誠。宗姻鄉黨急乏賙貸。盡惠。既貴。不忘蠶桑。常夜績課兒誦書。教盡方。生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卒至正壬辰十二月丁酉。以遺命葬鄭塢。距公墓八百舉武而近。子男三。忠甫。歷上饒、南城、建平三尉。有能名。次迪吉。登仕郎。出爲外家後。先卒。次志甫。以軍功補官。垂換授州教授。卒。女道韞。適池州教授管茂。孫男二。拱辰、徽州教授。次宿老。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平生爲文有體裁。自舉子時。聲撼場屋。及宦學東西。師友益廣。如袁廣微兄弟、湯伯紀父子、徐景悅、蔡仲節諸公。俱以剛介廉靜見交。在淮西秊增餉額十一萬有奇。奏減磨勘十一年。恥自陳。併他賞皆不敍。呂節使文德舉親民。卻不受。在兩浙。吳謝二相賢公。爭致門下。兩辭之。在右司。當宁顧輔臣稱信。有三徐可進用。指公與忠愍公之子直諒、台守宗仁也。丁大全貪其功。誘公監察御史。且囑以林參政彈文。公曰。臺官可爲當路私人乎。卽日告假出關去。里居。服闋。有薦于朝。予江西一州。不拜。予歸班。不拜。翁祭酒、馮舍人、皆同年在朝。屢道賈平章意。將處之清要。以父年八十。不可出力辭。終父之世。不過朝奉郎。賜紫魚服。嗚呼。科舉法敝久矣。敝極則可廢。然由隋唐以至近世。所得名卿材大夫不少。其人必皆沈潛好氣節。疏通知體。要無有肯遽然闢茸不振者。而風骨稍高卽成奇傑。蓋其獲之也。不以求。而以知。責之也。不以役。而以禮。故人人得自持重而盡其材。余生晚。雖不逮事公。卽

公之淵源趣向。皆耳目所睹記。賢者不必以不仕爲高。仕矣。天下共名爲姦邪者嫉之。不可主。天下或名爲姦邪、或名爲忠良者疑之。不可主。至於天下共名爲忠良。可主。而亦不苟就焉。若公之落落於吳謝丁賈之間。所向偃蹇盤旋。孤行直立。此非可徒以科舉士論也。昔者延陵義死。墓有旌題。仲舒貧葬。行路展禮。庸敢竊附二賢□例。揭之壟端。使百世之下。想遺風、談故事者。猶有所考。不亦可乎。

五山陳公墓表

嗚呼。是爲信上饒五山陳先生之墓。公之世本籍玉山。後稍徙上饒沙溪之旁。有五山公晚居其間。學者因尊稱之爲五山先生焉。方公少年。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韓直院兄弟、諸賢爲領袖。疊山謝氏、城山林氏、藍山張氏之徒爲羽翼。風采扇動東南。而公生世家。能以義氣招致衣冠俎豆。不徹於門。篇章箋翰、日積其席。乙卯秋。尋用詩賦充鄉貢。州人謂一蹴且躡通衢雲遊矣。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益廣問學。築室聚書。闢館聘客。笑談步趨。皆有法度。久之。名成行孚。鄉鄰有爭則聽之決。官府有急則倚之助。蓋古之善人君子、布衣韋帶而尊於王公、重於專城者。其道類如此也。丙午。兵起。始避孔道入深谷。芰舍相依者至數百家。藥病飯飢。全活甚衆。事定。起領邑校。掃燼地。立講廬。於是大會民數。郡博士以儒籍爲憂。託公扶之。聞命。不辭殫勞罄資。凡留連省戶下。踰年迄脫。同袍于編氓而歸。會廣信闕長。長廣信。州將部使者聞其名。方議薦擢。而公竟還五山。遂終身焉。喜爲詩。有古近體。并雜著若干卷。藏于家。性篤直好義。重然諾。見人善稱誦如己出。及聞其惡。一不挂口。待交游能始終。犯不較、施不伐。由是無絲粟怨嫉於人。

美鬚眉。耆年華皓。意行郊廛間。識與不識。望之知爲吉德。諱堯龍。字繼臣。曾祖伯運。祖德寧。父良才。世爲儒。娶鄭。繼張。皆先公卒。又繼施氏。子男三。公美、舜懋、早世。次舜清。婺州永康教授。女二。適徽州婺源學正祝廉。次適趙銘。皆鄭出。孫男六。禹疇、禹錫、禹遠、禹範、禹謙、可崇。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年八十。生壬午正月八日。卒大德五年九月十日。葬五山西十里雙峯。以其年十二月庚寅。公事親以孝聞。居父喪。治葬極盡力。至是雙峯亦自卜。余之來後公死纔一年。每臨事接物。與扳援不及之歎。嘗作詩哀傷之。又以事嘗至五山。亦及拜雙峯阡。婆娑松檜。撫問泉石。遺風猶存。顧安得復有斯人乎。而其子孫多善文。雅喜從余游。爰采家乘。訂以鄉邦公言。揭辭植表雙峯之下。使後來爲者知勸慕云。

徐耕道遷葬碣

歲甲戌乙亥。余客金陵四幕。文武掾佐浮沈去來。以千計。徐君耕道在數中。余接之不及稔也。爾後三十年。來上饒。於君爲鄉。始獲知君之家世出處。及誦君詞賦。蓋上饒之徐自衢徙。而居世黃塘。諱元得。字耕道。曾祖賜。迪功郎。祖植。禮部進士。父華甫。自號橘隱翁。世以儒素科級自重。至君從兄忠愍公。遂爲壬辰進士第一人。仕終於大司成。冬官二卿。當忠愍公時。四方宦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君攜超穎之質。入則與二季、端友龍圖立大侍郎。綱理書疏。出則與趙茂實尚書、徐景說祕書、崔商略義理。及既不得志場屋而遊。則與揚州李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講畫籌策。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參預、天台葉集賢諸公考問故實。聲漸氣摩。意喻色授。不勞而成良器。江淮舊稱功名馳騁之地。嘗奉檄築懷遠軍城。補進勇副尉。升

授滁州散祇候。移淮陰文家峯巡檢。淮陰尉。進保重慶。轉進義副尉。又剿廣益盜湘南。轉進武校尉。又五轉自承信郎至忠翊。皆身犯矢石得之。非他書生用空言寄功幕府之比。然盤旋曲折。亦不足盡其才。而歲年老矣。於是歸傍鄉井。既而避地于饒德興之宗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以禮館穀君。學徒爲之填委。會李制置弟宰祁門。於德興鄰邑也。復招游祁門。爲刊所爲詩詞。曰橫塘小草一筆二筆者若干篇。君平生輕財有俸餽即散以周人之急。故晚而益貧。三年不得已遂歸黃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殊不爲前時意度。閒暇惟與宗族鄉黨相倡和。命詩社曰明遠。并主鄰社香林社友又爲刊小草六筆者若干篇。癸巳夏。感疾至秋加劇。索紙作書別所嘗交往。有此行遙指柯山云云數十字。若寓升遊洞天之意。書畢而逝。十月某日也。生庚辰十一月某日。年七十四。葬之新卜。在祖塋白土山側。子男四。長某。次某。皆早世。次某出爲衢官堂宗人後。次直謙。銘曰。

不局於趨。亦不失吾儒。不急於營。亦不害吾生。大袖長紳。魁顙豪膺。闕此佳城。

周府君碣

饒安仁周君諱文清。字清之。年六十四。以至元辛卯二月十六日卒。乙未二月二十七日。既葬于附郭之譚山。而石表未立。其孤懼無遠於芻牧。持武岡王侯之志來請銘。按志君曾祖諱某。祖諱遠。父諱志。家世循良。君早從鄉縉紳問學。恬於進取。而訓兒女一以孝悌忠信。邑大夫推其賢。尊爲耆宿。常禮貌之。歲飢荒。力勸賑恤。人有鬬鬩。爲質決是否。皆喻而止。安仁路當孔道。每觀風問俗之使至。納其雅言。民受寬賜。

晚歲益屏人事灌畦種蔬以自樂號愛圃翁文士賦詩盈編君不介意頗好西方之書繙誦梵譯若有深得者迨婚嫁將畢遂感疾命家人衣周身棺周衣翛然而逝世之談儒者嘗詆釋氏爲誕其弊也華言雅趨而少誠慤觀周君之於出處死生之際不近於有恆者邪君生於戊子六月二十四日先娶李氏繼夏氏俱先卒子男三宗堡宗懋李出宗允夏出女一嫁支以良孫男三女四銘曰

吾聞適丘墓道不施哀而哀生嗚呼茲岡吉人之藏其固其康

剡源集卷第十八

題

題繆氏族譜

中世士大夫專尚譜牒。以爲宗法廢。所賴以考訂昭穆。而知氏族之所自來。惟有此耳。然亦有不幸兵燹蕩析漂寄荒遠併遺。故老不可物色者。其勢無如之何。則往往謹藏諸心。遇官學所歷。博問而精覈之。萬一或庶幾焉。信州之繆爲儒已久。其族聚居上饒靈山之陽。謂之繆源。今猶及與沿江機宜諱君瑞字振玉者交游。江東呼繆作穆。不聞其復爲他音也。而信州之俗。承襲淺俚。乃猶以爲繆戾之繆。至是機宜之族子若鳳教授天台。又得合黃巖、平陽、長溪之譜。其世次由江南之近年上溯戰國。以達於魯穆曰。史記孟子書穆通作繆。定其望曰瑯邪、開陵、東海。而三郡皆近於魯。吾家彥肅秘書又題文譜端。辨秦穆公、書錄秦誓。蒙教傳。不應罪其殺三良、棄百里奚。魯穆姜、書於春秋列女傳。不宜譏其性慧行亂。而皆改從繆戾之證。秦魯臣子亦不應以惡證加其所尊。謂宜於譜直書穆氏爲合於古。辭嚴義備。可以一洗千古之惑。覽者其愼詳之。

題新刻袁氏孝經說後

右袁正肅公廣微孝經說三卷。前一卷已刊在宣州學官。有知州王侍郎附註行於世。餘二卷、引論語孟子而發者。余未之見也。正肅於余爲鄉先生。先伯大父雲臺府君託同甲戌進士第。爲通家尊行。餘言緒論、講問爲多。蓋正肅公之父正獻公叔和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襲深有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誨叔。其尤著者也。正肅公既貴。嘗持江東憲節。數數爲士大夫講象山之說。行部之貴溪。乃爲象山改創祠塾。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而尊象山之道益嚴。貴溪姜翔仲之先世。故當時講下士大夫一人之數。翔仲今又爲侍祠諸生。能取家藏是書併刊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矣。余實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同者。遂不得讓。而繫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丙午歲後正月既望識。

題徐可與詩卷

雪窗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徙鄞。高才博學。妙爲詩。爲吾鄉渡江以來詩祖。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事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清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即棄丘壟廬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爲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嘗見其板刊雪窗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爲。刊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寂寞。猶賴此得

在人目睫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深音節韶美於是不但喜是邦故家典刑之未墜而吾鄉詩祖氣脈沿接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鈔帙後有庚饒州繫譜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閱古泉記及賀平原二子除祕閣等啓以爲不當作余亟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賴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遍官數子此說既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辭者同爲一吾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諡其放阨而不傷困窶而能肆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爲身謀爲子孫謀當盛年時知己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一戚里權幸而爲之邪雖血氣既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仕爲文不能不徇人之求廬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間而曰我意非有它也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閱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氏者其語止此其賀除祕閣等啓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雅四六人望而能辯其爲放翁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刪去云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丞相忠穆呂公以勳業爲渡江名臣而常耽悅文藻云得法於李邦直復初之大父於忠穆爲孫亦承學於放翁非稱其家兒邪近世負官簿者自貴而揖問業之謙名師資者自賤而失守道之高皆不復中原遺俗矣披味此卷令人恍然

題寶葉眞

身不待帛而温名不依權而著此吾所見於源公者也及乎苦心密行憂萬人之失乳而不敢私其形者吾亦不得而知之今乃見其眞有古墨氏之風也

題樊孝詩卷後

右樊孝詩一帙騷壇名公樊康彦中公廬墓之孝者也公諱敬字彦中鄭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歿奇吾剡源山水購茂林通家張氏山窪乃考迪功郎維翰府君公以成童之年自扶柩至兆既葬別間泣曰吾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留廬墓讀書張氏嘉其孝且俊妻贅之因家茂林爲奉化人今其子姓詵詵門昌資裕孝讓之風藹然爲鄉族望有由也一日余訪公後安時先生於讀書齋適見是帙讀之慨曰是詩也所謂樹風聲表宅里者也家庭之範在是鄉黨之則在是國之忠臣必有出於是門者矣康氏子孫能寶藏越今而時閱之亦可謂宅心孝讓而尊祖敬宗者矣表元也幸得以稽孝子之世而譜其行庸附名孝子之錄以託於不朽大德十二年仲春望日題

題董彥醇詩後

始余過竹溪董氏舍見諸少年諷書林樾間童冠相錯笙和玉明時兵革新息肩文獻散落私以爲故家遺俗適當然耳越二十年復來前所見子弟皆肄習脩飾咸偉丈夫而余年浸倦衰交游益荒爲之驚喜過望有名儒金字彥醇貶詩一小編閱之則其氣士衡入洛之雋其趣仲宣遊鄴之暢也於是與之語累晝夜娓娓皆起人意而每及詩輒求益不置嗟乎士之生患無以爲之家有家矣患無以爲之徒有徒矣患無以爲之志彥醇內承賢父兄積累之資外收良師友殫洽之助觚鉛緗素不絕於席衣冠軒蓋日盈其門所以開彥醇而迫之以必進者不遺餘力此其志豈小小顧余之不敏何足以慰酬之抑學者之爲詩猶富貴之求丹然世以爲無丹不必學又以丹爲自成不待學皆過矣若必待學而成則當捐紛華屏養草衣木食輕寒暑忘飢渴以求於深山大澤之中萬一或遇其人而得其法而世累不可盡棄人亦有自能清靜淡薄不出戶庭而致其人與其書者是蓋有數不可以一概論然亦必其受道之質去常人遠甚然後可得彥醇之得於天者豐矣其益修而俟焉

題趙考成遺事後

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淳祐辛丑是時當蔡破蜀潰之後淮漢創殘甫息南事亦甚岌岌行人玉帛好問往來無虛歲不知趙君等何以拘縶如此之久也史子申雖非良相然熟於料敵能得人死力又善置耳目偵候非後來當國者比當由境外結約先有私許通變事宜及使至而國

論異同。不得如請。展轉遷延。伺報不決。它相繼至。幸謀不已出置之不以爲意。以故留滯至於三十六年乎。正使月呂茂思偶以中毒死。其餘者十四人散處不知存在。而趙君徙寶慶。得及兵至城下生還。嗚呼。匹夫杯酒意氣許與。尙一語不忍負朋輩。而況國事。握節銜命。如趙君。可以言使臣矣。得一令長。歸見天日而死。萬萬無恨。功賞厚薄不足置齒牙也。而兵交受人使問。至於三十六年不得報。死者且盡。而謀國之人不知。此不可以爲寒心乎。余不及識趙君。士大夫多言其諸子世顯者。能誦事實於人。以揭其先烈。然則仁者宜有後。趙氏之澤殆未可量也。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所翁畫龍雖近出。眞者世不多有。其法、當欲畫時。遊戲取人縑素用墨瀾潑。有及有不及。乘快隱隱數筆。龍藏其中矣。憑陵傲兀。恍惚變滅。蓋君自以寄意爲樂。龍成。傍附題述。辭翰散朗。與畫相入。眞奇物也。世人見其易就。輒亦造次擬爲之。不滿一笑。此卷微瀾細鼉。瀰漫通幅。前衝後擁。略具鱗鬣。點染精緻。殆非一時信手之作。姚氏謹藏之。

題坡書歐陽公鵯鶋圖

右草書歐陽公鵯鶋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孰士大夫家。從來以爲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爲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絕少。余嘗見所書秋聲賦。筆法與此略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雞者、京西人以名鵯鶋。南衙捉伏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今人以捉字爲

促字之誤。皆非也。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爲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論揚雄之無後。以爲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決非敢謂我爲安然無愧慊於心。而有所覬於他日者。然其家屏處荒遠。鬱勃幾世。至宮師公始以名字動于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逋流分竄於蠻煙蜑雨之域。洶洶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爲無天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譜牒不可詳考。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皆延二公之賞。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主歲太學。聞有六世孫塏字伯清方以是時入爲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乃相見于杭。出所敍次。昭穆整整不亂。爲之驚嗟喜詫。當二公之與諸賢得禍也。纍然在機穽之中。想望章蔡威嚴。何敢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微銷滅。言之令人頸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卞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爲之驚嗟喜詫。一辱其身。雖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醞籍。少余年數歲。拳拳以詞章問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肅公以清純讜直爲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誰復有異評者今又獲觀文公親書爲公所作唁疏挽歌二幅彌可珍尚其時士大夫人人愛惜自重不敢棄其身爲不肖者不但名義當然亦懼端人正士之不與而或議其後爾嗚呼嚴哉

題貫休畫羅漢

此老禪津詩液流布縑素乃作此變幻詼詭相邪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古人臨書臨意不臨形若長短闊狹規規求似强勉而不自然乃優孟之學孫叔敖耳鄧君臨蘭亭此卷改用小字絕不用舊本而規模法度皆足俊哉

題秦景山遺藁

余嘗愛秦漢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氣爲人排難解急而不居其功若魯仲連虞卿張孟談皆是虞卿號能著書書不傳餘無所著然三人者雖不著書或著而不傳其言議風指猶表見於世也余中歲更涉患難偶幸不死晚始及聞廣陵秦景山之爲人景山與余同太學任在後其佐幕淮南嘗畫策全城及論賞優秩輒拂衣不受去竟以貧死胸次賢於人遠甚既而其子弟出遺文相示閱之眷容醞藉雍雍然周乎人情而達於世變信乎其爲有本之言哉

題曾道士補師詩卷

信之爲州。東連浙南接閩。西達江、楚。山緜水迤。居可以養眞全身。出便於馳名遂志。故其地常爲高人奇士窟宅。余平生所嘗交游。名字班班可按也。洎余之來。流輩俱盡。而惟深巖邃谷。能從事於神仙世外之學者。翛然獨盛。爲之徘徊太息。州南有貞慶宮。當郊關之會。而據溪山之要道。土曾法師居之。每歲時休沐。講肆之隙。必一往臨眺。法師乂氣誼深古。至必綢繆傾盡。一日出其祖師無無辭公釣隱巖公詩編相示。讀之有南華鵩鷃之趣。辭門鸞鵠之韻。不但葩華搖落之餘。以歸根反本爲慰。而衣冠故家門祚荒絕。如法師之爲人子孫。能揚先譽。起遺業。尤絕無而僅有也。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人情之於吉凶。避就有不能自決者。必決諸龜筮。然後行事。雖古聖人皆然。後世祀愈濱。卜愈繁。乃至筵篿琰之屬。亦在所取。王秀才作靈山籤詩。復據易卦爲辭。近古哉。

題趙幾仲詩編後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緣余仁翁、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才高等名爲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爲多。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不敢與較高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歎羨而已。然其音響氣趣。未嘗不熟詢而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興廢本末。不可謂不知其概矣。越數年。兵火奔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詩亦不足以爲名。近憶舊有從游姓氏。茫然不知誰亡誰在。來上饒。有閩清趙主簿攜致軒詩一編見示。

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料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鑒之故不致冗雜散逸主簿君於文昌爲的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載而卷中養原仁翁之徒爛班在目爲之喜而感感極而繼之歎也文昌詩襲清於放翁潛夫資爽於堯章季蕃其襟懷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端緒非近世單聞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爲搜訪彙聚以俟知者出焉

題畫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卽樹欲石卽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昔有送長縑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爲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焉還之其人慍不敢言然不害爲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爲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邪

又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能畫矣惟將醉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往爲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附繆詩猥札者蓋贋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畫也此卷煙林水嶼伸紙數尺自非須臾可就想見經營布置時累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仕吳詣錢生值醉得之良是

題盧鴻草堂圖

古之隱人多枯苦簡薄安有美池苑臺榭如此圖所傳者蓋開元間官府就嵩洛佳處用公庫錢營飾以

賜之。又於其中聚學徒五百人。非獨居長往之比也。書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覽之令人精爽飛動。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檢校招歸其家池亭飲。於時隆暑。會者數客。席端。仇廉訪微笑問是亭宜何名。余名之曰清風。廉訪公大喜稱善。因娓娓款論移日。酒散。各別去。不相聞。然心知其人中原故家君子也。越四年。留信州。有妙年書生攜其祖雲軒仇先生訓子詩卷見示。叩之。卽廉訪公尊翁所作。嗟乎。有是哉。詩三章。皆有所指切。而辭情温厚。音韻閒適。可以優游起發。無急迫苛厲之氣。想見其居家無言而令行。不怒而威。立士大夫輕簿遺忘貴賤。所至有以自養。亦不遑賙其家聲者。用此道耳。仇氏世世謹藏之。

題畫卷

此卷。修顙深目、衣裳而拱者、一人。服同而貌微瘠、肩隨于旁者、二人。題者皆以爲孔氏師弟子。似矣。投器地上、袒而舞者、一人。或以爲楚接輿。或以爲榮啓期。皿余不能知也。余又有疑地上所投、近飲器。而此一人立飲而無席。古又未有小冠及加巾而四人冠皆小而加巾。則俱不可知也。然筆製精妙。自非近物。必有博識能定之者。

題十一子像

昔吾嘗論太史公敍孔氏門人不當有七十子之數。文翁又圖七十二人者于廟。皆非所以尊夫子。大聖

人之生於世。其道之及人如天地之成物。大者大成之。小者小成之。而可以數計乎。與孔子同時人雖尙多賢。竊計未有踰於老子者。夫子且嘗問禮。今禮家雜記。其言多本老子。則老子之賢。在其當時所嘗學道而去爲君子者。何可勝算。豈止如今杜君所舉十弟子而已。而杜君學仙。謂老子爲仙祖。十子者皆得老子之道而仙。吾友趙子昂畫不易得。乃爲之十一像。像繫一傳。其於老子也。是猶不免作漢人尊孔子意耶。

題胡瓌報塵圖

胡瓌報塵圖。事具畫史。此作、驟趯精迅。毫縷罅縫間俱有動意。是其眞跡無疑。報塵者、異時邊堠以塵起計馬數多寡。數騎疾馳東首。烏舉電抹。前無行羣。後脫追者。壯哉。

跋劉文節公帖

嘉定初。誅權姦。以舊老召文節劉公於瀘。垂入國門。出之襄陽。其惓惓之心。出處進退之際。有羨於陸生。何足怪哉。陸生不知何如人。吾聞唐宣公謫忠州。無所用心。惟著方論。醫家至今賴之。近世放翁廢居山陰。往往野服行山蹊。背囊施藥。活人無數。生兒多以陸爲名者。人名跡晦著不足論。陸氏世有賢達。不得志則隱於醫藥。事適相襲如此。皆文節公意也。

題温上人心經

温上人面目嚴冷。人欲求一笑不可得。亦不肯輕諂人。而遇其性所喜悅。囉然自留。得錢出戶。卽散施貧

者。或多則袖攜以訪失職賢士大夫而與之。布袍葛屨。放浪歗傲於西湖三竺間五十年。吾觀其人視策名貨利爲何等物。故其翰墨流落人間。足堪把玩。又善以意寫蒲萄遊戲。遇物立成。至有氣力者。具紙素邀之。輒又一筆不與。聞東昌徐仲彬云。時時過其家。傾懷盡興。淋漓揮灑。皆不求而作。此卷心經乃其行書。尤爲難得。徐氏幸寶藏之。

書張浮休郴行錄後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矣。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間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辭軒軒然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爲戚。而以其身得周遊縱觀爲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之爲長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同、而下。皆嘗引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於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救從軍。辭受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及既在行。實隸高遵裕帳下。而靈州傅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關而入者。敗形自遵裕始。遵裕固非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訐之。則虧爲人僚屬之誼。且既皆受罪於朝。疏之則近怨。故一不敢置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爲好事之助。西羌爲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善攻。不患不可攻。故又激發言之。以啓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焉而共其祿。勝焉而分其功。小有戾責。揭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與。是尚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朴學而好修當魏文節公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間文節家固多士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百里千里與仲容過從者不絕余生晚不及識仲容每過其閭爲之徘徊卻慕肅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連一日從汪村傍近小民家梁庋間得故紙一束掎摭而綴葺之知爲梅庵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厓字張甫梅庵其別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丘壑皆在吾鄉歲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來邪抑或如晉宋間人相思命駕乘興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屐齒顧盼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字體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眞舍人宋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間往往度史丞相家羣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箋敗墨出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古人輕齊景公千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尚能言柴君黯黯然一狂酒徒耳來仲容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體即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有吐迹葛天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之相好逃形變跡亦相類世無神仙則已果有之大丈夫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淩雲霞鞭鸞鳳而遊於坱圠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適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沒祇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益不得聞此卷幸袁氏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稡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爲人也

題孫常州摘藁

孫常州天資篤雅瀟灑人也晚歲歸臥四明山中卽園池之適易軒馬之榮用篇翰之勤寄簿書之能而尤好哦白樂天詩意至輒效其體爲之得之不勞而神全機縱坐客往往服其敏而慕其達也余以連姻往來屢預其集每見琴樽杖席之間詩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及私歎一時風流略與樂天何異亦由承平士大夫氣習薰摩沾灌之所致而今豈復易得斯人哉公旣沒其子將版刻家集以傳而所作極多力未能及遂先摘刊一二以荅求者此蓋是也余讀而瀟然昔樂天以無子爲恨垂老手自編次詩文寄藏浮屠之室以求傳久其言悲傷之甚而公有子如此又可敬也

題趙郎中詩卷

寶祐景定中山陰趙郎中以清材直氣不容於時退居山臺而四方士大夫從之如雲余聞其家客至日以累十數至輒留連竟夕東琴西弈南書北畫談笑縱橫人人自以爲得盡其意也晚年臥病事力益衰然一日無客則爲之憮然不樂其天性如此雅善爲詩規模風度宛然在陸務觀高續古之間而尤精行草每一篇出師於好事者幸而得之尺箋寸楮不翅重寶今蔚公所收逾至百首又多有塗竄點定蹤跡不作意而甚諳理殊足珍也劉源戴表元書

題湯仲友詩卷

湯君仲友兵後猶在吳中余屢得其詩讀之蓋年七十餘矣深沈醞藉足稱遺老此卷固是其少作邪舊時江湖間諸公以詩行不少謂之詩客公卿折節交之自華子山敖器之劉潛夫前後詩禍作士氣稍稍

摧沮。雖不絕、然不得如昔矣。刻源戴表元書。

跋史和旨詩卷

宋時宰相世家多言韓呂二氏之盛皆蔓延至今。然問其人之賢。必多言呂氏。夫呂氏豈能皆賢而無過哉。君子愛之也。從而爲之辭。至於韓氏。忠獻之後一跌而不可支。遂使不得容於世論。他有令善者亦若分受其辱。余嘗疑之。蓋韓也多敏於才、呂也多遜於學。遜而學者人常進之。敏而才者人常退之。此人事亦天道也。渡江以後。世家之盛獨在史氏。遂欲與韓呂爲三。文惠開國。淳風粹猷。載在方册。生其門者。人懷卿輔之望。兩制以下或所不屑。然及文惠之存、乃有同產弟删定君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删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貤其子。其子和旨君又辭不拜。夫生而貴、有德而祿、命也。不必以不仕然後爲賢。而況富貴人之常情。二君於此顧能有所不爲。辭遜之節。植於一門。非講之而習、履之而察、有以養其心而不亂、殆不至此。此固尚德君子、成人之美者之所願聞也。戊寅之冬。和旨諸孫景肅出所藏和旨遺墨相示。詩若干。皆清純典密。有詩書仁義之味。筆墨超勁。可以想見其人。景肅好修強記。誦前言往行。本末整整云。自删定以來。父子祖孫人人有集。世家學問之澤。其不在茲乎。經有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景肅歸而倡其諸弟者、思所以承之哉。

題萬竹干君詩後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從南來。以丘壟在萬竹察廉岡。愛而居之。學

者因尊稱之爲萬竹先生。其詩、醇醪委宛。出於離騷。號荼甘集。然端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爲端叔之學。非薄其學不爲。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由明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余聞之舅祖鄭公善父鄉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詣王氏。留連款篤如鄰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奉貴官及退而輒相與歎其無成而惜其徒老以死如此。何緣肯爲其學。至秀發之子菉居古桐。始爲詩。有荼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羣從某以棠墅蘘傳。棠墅之視古桐、直肩隨之。其闕荼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科舉學盡衰。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不患無古桐棠墅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爲詳具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荼甘之風者攷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一可諷詠。未經者屬余評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相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蕩滌。譬如飲食之於庶羞肴饌。以爲不可闕耳。未知詩之篤永極味也。年俱老蒼。加之以世故。兵革羈旅。炎涼之憂。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之於內。於是詩味之酸鹹苦辣。煎煮百出。如膏糜果蜜。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生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爲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在馬臭。劉正仲在雁蕩。胡元魯在峽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百返。危韻或乃共和。爭奇鬬博。下至傳蘘生徒、執硯帚孺、款唾相熏、亦有法則。今一輩衣

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淒然孤留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快快慨歎謂不復談此事矣里閈之間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爐之憶爲之悠然上心抑余訑子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而能不埋其模擬造詣處不愧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爲知言

題王氏寓庵遺藁

吾鄉王氏自伯倫季嘉兩先生不但以文學科目起家其發言制行足以儀範閭里澄官行志足以潤益政治事具山陰陸放翁所譔舉詞墓誌余爲兒童時猶及識其諸孫行十數公皆修衣冠高風裁人人能言家世本末蓋可謂桂林無惡枝藍田少凡礦也投老火毀百折之餘乃方得見寓庵遺藁於其孫得塗寓庵名宗字抑之於兩先生爲從子嘗以詞賦再貢于有司七上禮部不售僅晚授南廊一秩丞佐小邑權雖卑不肯齷齪苟祿屢與上官爭役錢辯水利列邊防形勢欲以經濟自見言既不酬即和淵明歸去來辭棄官歸養灑然有近古豪傑之風亦不負王氏家法矣然死未百年宗緒單落殘章斷簡平生辛苦纘述而欲存者幾不自保而其孫偶由甥館宛轉得之自古文人才士學成言立而不傳者何限寓庵之傳似有以相之而然乎因觀藁中同時還往若端本李淳伯吳伯華之徒異時皆崢嶸名輩杯觴冠蓋笑談無虛日而今問其子孫一無在者可爲惋歎安知吾黨無能贊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者其以此藁補之剡源戴表元書

題袁通父詞卷

姑蘇袁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題爲懷湯師言、張叔夏、諸人而作。余少年時屢過其地、攬嘉古人風流遺跡。俛仰大息。亦知爲遊行快心處。於時舉措輕捷。交游易得。不知世間離合之苦。顧今此樂。既不數數而同輩友朋消鑠且盡。幸而存者復憔悴無聊賴。故讀通父詞而悲。又羨通父之襟誼、能文而好禮。皆余所欲爲而不可得也。

題京兆劉侯事後

人之生世。其壽之大都不過百有餘歲。百有餘歲之身寄於無窮之宇宙。其間不翅旦暮。縱使殫膏粱之養。窮血氣之樂。亦復能幾何哉。而有奪於旦暮無幾何之不忍。至於隳名敗節。以遺無窮之恨。則可爲痛惜甚矣。故顏眞卿、張巡之徒之不得死於牖下。君子榮之也。謂之考終命。李陵、孔光之惜身。顧蔭君子慚之也。謂之媮生。吾於京兆劉祥卿之言其父之事。亦欲有以慰其心而榮之。祥卿之父死於邛部川。邛部川者、西南蠻夷種所居。異時、邊吏以恩信羈縻之。不盡用內地法。然猶時時桀驁不可猝定。祥卿之父以招討深入其巢穴。既受約束。而變起不虞。力戰死焉。祥卿於時年尚幼。迨長大。從人語及本末。必悲傷感愴不自禁。嗚呼。孝哉祥卿。勇哉。其先公乎。然祥卿將家子。方好文墨。謙謙士大夫間。行身揚其先美。此殆劉氏義烈之報。時方念功。豈無知之而爲之言者。祥卿靜竢之。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易以象爲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然後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

去象。不知去象則理於何所附而存哉。漢之易林、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多用之。其餘京房、孟喜、諸人之學。藉意王弼註未行時、必且家有其說。一時以好惡廢棄而千載之下遂茫然不可復攷。余爲之恨恨久矣。然亦疑古聖人之爲此書、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新安朱文公本義啓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沙隨漢上而一斷以占法。上不失潔靜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變。於是盡舍他學而學之。又得今雙溪王公筆記。其說以書起象、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與於中爻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直、河圖非錯之類。討論講貫其在文公鄉閭師友間、幾於鶴鳴而子和也。語曰履不必同、同於適足。味不必同、同於適口。語不必同、同於適理。學者取其大要而姑置其小疑云。大德己亥歲仲夏十日後學刻源戴某書。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氏族惟王最盛最難攷。蓋自秦漢初則既淆亂。王子朝之後與齊諸田改姓者人莫能辨。元城王家有欲以古禮取名而身娶於王。他可知也。士大夫又遠二千年。亂離竄徙。譜牒散亡。乃欲追補渺茫無據之昭穆。亦甚勞苦。然自吾耳目所可知而又不即紀。則愈後者愈無若之何。婺源武口王氏獨能知其出於齊大夫王子成父。爲太原王氏。其此居祁縣。可知者爲東漢隱士烈。其次見於韓文公所爲墓碑。可知者爲唐尚書郎元暕。自此下凡十五世。其所以能然者、以宋嘉祐戊戌歲有七世孫左承事郎國子監主簿知撫州崇仁縣汝舟嘗爲九族圖。嘉定辛未歲有十世孫中奉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炎嘗爲世系錄。而其宗

遂因之而不散。錄成後迨今又幾九十年。中奉公之曾孫傳、又搜討綴緝、增爲五卷。而徵言於余。余既嘉王氏世德之長、義風之美。而前後賢子孫、能爲人之所難、知尊祖合族之道。遂喜而爲之書。

題周氏先世書帖

余初來杭。卽與周子一同遊、同杭學、同治詞賦、相善也。余先仕。數年歸。而聞子一領江東學事。甚恨不得見。子一旣死。其弟以家藏書帖見示。蓋子一戊午歲秋、賦初出、其父喜其所試如格、而書以與之者也。是歲。子一遂充鄉貢。閱之。令人悽感。又以見異時雖科舉學。父兄子弟於平居造次必以成人相期者。其事如此。而豈可盡廢哉。